南溪禮說 七

合葬 附祔葬先塋
廬墓
反哭
卒哭
祔
小祥
大祥
禫
虞祭 當在反哭下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三

合葬 附祔葬先塋 二十一

問葬前後母者世多用品字制而其法不一或一壙中並安三喪而父居中稍後前母右後母左而各稍前或三墓一行並峙而父居右二母循序次之或同地異穴列樹三墓考墓居後前妣右後妣左而各稍前以為品字狀嘗於南中古葬山中見聞熟矣尋常未曉其制願得明誨 梁處濟辛未

答前後葬法已有文公定之論難容異議矣姑以所示品字之制言之恐最後者為勝

問前後室合葬朱子既從唐人所議程張之論似

不可從也孤於春初過先考襄事于先山而亡妣
塋坐失宜故遷奉而合窆之又慮其左以為他日
之地今日則合窆于一壙而他日之地勢將為隔
辟之所此則先後事勢不得不爾也而或有以合
隔有間為非且以兩室并祔于左則首室在考位
之左繼室在首室之左為子者不無嫌難於其間
他日之事必祔考位之右可無人言云此不知禮
道以右為上之義也若不從朱先生并祔之議而
斷行程張之論則為元妣子者或有嫌難矣若從
之則前後室以次并祔于左者於禮於理似無所
悖而人言之來心亦不能不為之動未知何以則

可以絶人言而得禮之中歟今世率用品字之制孤先世亦用此制而不但禮無可據兩室并祔而同封一域之内者即先考遺意故不敢不遵而他日之事未及熟講悔之無及請聞折衷之論朴尚淳乙亥

答朱子論祠版當以兩妃并祔葬法以元妃配繼室別爲一所然則所諭並祔之説似亦未究其下一截也品字固俗制而如兩室並祔同封一域云者初俑於近世一家搢紳之類靡然倣行之所諭先意不無由此然愚嘗慨然以爲瀆亂禮制未有甚於此者不敢率易爲説

問俗人所謂品字葬雖行之亦無妨耶地道尊右

而用品字則繼妣多居右似亦安而亦非非禮之大段處耶 尹明相癸酉

答前後室品字墓之制乃是俗禮不見於禮家說夫於妻雖無可尊之道而以地道神道言之前妻似當在右矣如何

問合葬當以何方為主耶地道神道以右以西為尊則考當居西而或有以考祔于東者亦可有據而無甚害禮否 李時春庚申

答葬法固當以西為尊亦見家禮穿壙條陳安卿問

問俏將祔葬先妣於先考而葬地東畔狹側勢難祔左隨地形祔右未知如何敢請下教 申俏癸酉

答以地勢言則似當祔右在前東俗亦多如此者云但
家禮位次夫西婦東為不易之定理有難輕論惟在量
而處之耳

問父喪未葬前更啓母墓欲為同窆則有告於封
塋之文而父喪虞前以哀子名書告似涉未安然
則當使服輕者為文以告而同姓中若無可合之
則異姓之親亦可為之耶 梁處齊戊戌

答無服輕者寧喪人親行之不可用異姓之親

問沙溪曰祔葬先塋則別以酒果告于祖先合葬
則又告先葬之位鄭鈺云新喪若不得合窆而雙
其墳則亦告于先葬位耶張楨云合葬則告為其

將有事於舊墳之中也今若雙其墳則舊墳中都無一事又何告也處濟竊以為不然雖不得合葬旣以新喪將祔於舊葬則不可無告於先葬者且合葬旣有告先葬之文則雖雙墳亦告祔葬之意已在其中安得無告 同人辛未

答沙溪說雖非出於經禮並告先葬恐無不可

問備要祔葬先塋則別以酒果告于祖先云云先塋至於累代則其可告于每位耶只告于最尊位耶雖在一山若異塋兆則不必告耶且先葬毋而後以葬父告之則主人自告之否亦使服輕者為之而告辭以今為夫某云耶 李時春庚申

答告先塋葬地遠近同則當告最尊者遠近不同則當告同穴之尊者先葬母後葬父則恐可使服輕者代告也其辭亦當從子稱考不當從母稱夫

問世瑍今遭兄喪老親日夜號哭伯兄又將遠去巨人之棺不忍久殯欲從踰月之制來二月二十一日定為永窆於忠州先塋側矣未知有告先墓事否雖有告先之節墓在不相望之地則似無可告矣未知如何墓在咫尺而非祖先則何以為之巨人兄弟之墓則雖非祖先可告否禮無告先之節而俗家通用未知如何 李世瑍辛未

答祔葬先塋者別以酒果告于祖先之禮始於備要義

或宜然也既是祔葬先山之內則雖不相望恐不可闕
傍親兄弟雖近不必行也○告先墓祝辭見疑禮問解

問新塋舊墓同壠而開塋域之期在於啓墓之前則開新時似當告先墓矣未知其并告將改之意耶若并告將改意則告廟之節亦似先此矣且既同壠則其土神告辭亦何以為之其可各設否 李時春壬戌

答開塋域告先墓時便當並告新舊兩喪並葬之意告
廟與告土神亦在其中矣

問今此合窆同墳隔葬乎上之後當依儀節備要行遷窆虞祭於幕次矣先親墳墓既已破開雖不

動一次隨似當有慰安之祭既不可合設於遷葬之處又不可各設於墳墓將何以處之 李世龜壬戌

答慰安之祭亦所未聞盖既不見其尸柩只得始事時一告而已苟當於義豈無禮家應行之節見於諸書者耶

問祔葬云云 朴世陛庚子

答所謂合葬告先葬之位者不必深泥雖用雙墓豈有不告之理耶

問備要開塋域條合葬則告先葬之位云云而無告辭未知何以措語耶敢請告辭 申佾癸酉

答告先葬祝恐當曰云云某親某封某氏已於某月某

日揃世將於某月某日行合奠之禮不勝感痛云云未知如何

問奠時告先塋雖累代先塋當用祝文設酒果周告列位耶濂家山所自七代祖墳墓俱在一山香火不絕而祭無一定主之者故至此等祭甚難處耳伏望詳教如何李濂壬申

答告先塋禮經無文惟見於擇日家矣至備要問解遂成一制然又若累代同奠一麓者則不可如廟中四代共一版為祝又不可只告最高位勢當各就遍告而已第其祝辭又當以宗子名使服輕者代行之雖於已祧而諸位迭〻之墓猶以當祀直派大宗名為主也如何

如何按當與丨李時春一庚申問答叅考

問凡喪合祭後後喪有題主返魂等禮先喪只行虞祭而已未知祭儀亦當先重後輕而靈幄各設兩處耶並設一處而隔帳以別之耶梁處齊戊辰

答此當先重後輕所謂隔帳以別之者已是異几何必各設兩所耶

問合葬時祠后土祝辭權鑦

答云云詳見祠后土條

問遷葬翌日即正朝當行節祀未合葬之前先親墓祭則以後喪三年內故單獻無祝而以布深衣方笠行之不爲哭奠後喪墓祭則三獻有祝哭奠

以衰服行之今既合窆當合設祭品於一床否似不當以後喪之故反為厭降於前喪為單獻又不可於一床合設之祭或單獻或三獻然則當用三獻有祝之例耶先親墓前衰服哭奠雖亦安後喪三年內節祀不可以不衰不哭然則當衰服哭墓前耶 李世龜壬戌

答母喪合窆後墓祭服色當以舊墓為主著孝巾布深衣而行之至於舊墓亦行三獻之禮云者豈用忌祭考妣不嫌援尊之義耶愚意此譬言忌祭又有吉凶之辨恐當以一獻先行考祭於墓前稍西而不哭以三獻次行妣祭於墓前稍東而行哭亦當著衰麻盖周禮司几筵

註鄭氏謂鉏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以此推之尤似有據矣耑不敢質言幸須審處之

問父先亡葬母若遷父合葬則喪人似不可告祭其父未知誰當爲主祭土神告辭今爲某官姓名下亦列書某封某氏耶 閔采萬壬戌

答依問解喪中祭先之服告祭其父恐無所妨土神告辭下列書某封亦可

問云云 鄭仰己未

答祥前遷祔時兩設几遂兼行日祭實倣退溪先生所論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先親節祀雖因事勢之如此三獻有祝云云李世龜壬戌

荅云云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祠后土祝辭營建宅兆云云申佾癸酉

荅云云詳見祠后土條

問家禮祠后土條掘兆外壙立標設門云云同人

荅云云詳見祠后土條

問凡妻妾其夫在時有罪放出者其夫死後其所出妻妾死返葬于夫家先塋而神主可以入夫廟耶法理生死一體而汎議論生死有異生雖見黜死可以入夫廟葬夫家墓所有如此理乎令有一

人之妾其夫生時不勝悖惡至於遺書子孫永爲放出矣其夫死後厥妾所生子率其母以歸于夫家厥母死則不得入葬于夫墓之山而欲葬于厥夫祖先墓山主宗之家拒而使不得入葬傍論者曰生死有異生雖絶於其夫可以入葬于祖先墓所不可以拒有此理乎鄙意則以不入于其夫墓所揆之則不當入于宗家山所似無疑而議者有此論未知如何 李東書 癸酉

答今國典無出妻法其夫生前情義甚疎或居家內而不相接或送本家而久不推還皆近於出也然法既無文且既所生子主祀似當合葬然父若遺命勿爲合葬

則亦當異葬至於此妾則位賤行悖又遺書放絶則主宗之家不使葬於先壠乃正論也其子亦當從遺命別葬而已或者之說殊不可曉

問新舊墓合葬則其饌品與服色似難云云 李時春庚申

答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庚戌

有前後娶者元妣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固有朱子之定訓矣葬或地理形勢人家情事有必作品字法然後方始得宜者則雖非經禮亦可通行否其爲上下墳之制者若夫後須前或夫與元妣同穴居後而繼室居前則

未知祭時及立石當合設於繼室之前耶抑夫與元妣
自為一位而繼室又自為一位耶
備要有祔葬告祖先之禮若非一山而葬於數里之內
則將何以處之且裝引駁路或在先墓之前亦難無端
直過並乞批示

與尹子仁拯書戊申

有前後妻者同葬一岡之禮其規不一有夫冢北而兩
妻祔南者有夫冢南而兩妻祔北者近考葬法昭穆之
說程制主穴在北子孫以次而南周禮主穴在中子孫
貴者在南賤者在北已頗逕庭而又皆子孫之位也然
前後妻祔葬者亦不可舍此別求他法則其夫冢北而

祔南者終當爲是未知如何

有以前妻無子遂與後妻同室者此實悖禮至於前妻葬後幾五六十年其父始死爲子孫者爲其久遠不敢移奉新山而舊穴地窄又不得合葬其夫如此者將用何道而可嘗考退溪答柳希范書所處亦已類此然愚意既不得合葬其夫於元妣則後妻決不可同室也然而一世三墓遠近難齊祭祀形勢殊極不便然當以此爲正否

答李重賚 替脫 書 癸卯

妻葬比葬不驚父墓情或未安禮必爲然

廬墓

問古人以居廬爲重而今俔雖或居廬罕嚴親之側朝夕之定省供奉無人不果廬焉家亦墓傍故也俔以臆情朝夕几筵之哭餘更之墓所哭此於居廬之意如何 沈俔己酉

答居廬本非古禮乃吾東舊俗然也栗谷之論盖有所爲而發嘗見朱子答胡伯量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依此酌處似好

問云云 沈壽亮丙午

答居喪非饋奠致敬之節不拜禮也墓所雖與几筵有間逐日再次行拜殊未安只申哭盡哀循守常禮爲是

問古人喪制以廬墓爲重而但必能奉几筵守丘

墓則情禮兩得之而人家事勢或有不能爾者不免返魂於舊第或移寓他鄉則雖不能躬執饋奠之禮而有他兄弟奉几筵則身獨守墓不害爲朝夕常侍之儀而無缺於情禮者耶 李彥純 壬亮

答古無廬墓之制略見於歷代諸史而已其几筵返哭於本家而主人來守於新壠卽朱子居祝夫人喪時所行是也後學遵而守之自有所據但朱子時几筵無朝夕上食云然則比今日所處尤無可疑然守墓之日亦有朝夕上墓之節則恐又不至情禮甚缺也

問凡人親喪葬後返魂信有家不易之定禮而更無變通之義然人子之於其親不能無不及之恨

而墳墓乃親體魄所在故三年之内若不守墓則終天之痛無處可寓無時可洩也於人子之情當何如哉況廬墓之俗其廢也盖未久則守墓固非末學所以妄自創始者也事有明證朱夫子丁外憂三年之内守墓於寒泉精舍而每月朔望來拜几筵則此誠後學之所可體範者也是以元浚卒哭以後卽自廬墓使其二弟以奉几筵而以爲朔望歸拜之地矣未知先生之意如何 洪元浚 壬申

答反哭重在神主經禮也況今有上食之禮於几筵字朱子服喪時若行上食而常在寒泉則固可爲今日之證矣若其時從古禮不行上食則恐難以朱子所行而

長違凡遂莫如從反哭之禮而兄弟輪回時省墳墓之為得宜也如何如何

問朱夫子居憂常居寒泉此非墓下耶如非墓廬則亦闕朝夕哭耶學者必多聚專心於講學耶自任之重蓋不得不爾凡人雖不敢準此而朋友或来相與講讀亦或不安耶 朴鐔 丙寅

答寒泉即朱夫子母夫人墓下雖未見行朝夕哭之文必有其節矣學者多聚亦未有考但呂東萊居憂時引接學者朱子則遣子塾受業黃勉齋居憂亦勉以教學陸象山則貽書東萊責之甚切然家禮會成吳氏澄跋朱子與陳正已帖謂以喪中授徒為非未知其果然也

問三年几筵像生時義故朝夕上食今云撤几筵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答俞顯叔 晦一 書 甲子

廬墓之制既非禮經又安有先儒講定之事耶如或依朱子法往來省墓者朝夕行拜亦當盖以身在外不參几筵上食則情禮不得不然也

反哭

問奉神主於車時已當櫝之而今於反哭後入置靈座時始言櫝之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問解謂奉主入就位而仍櫝之似是

問返魂時無拜辭墓前之節何也豈以未及成墳

故耶若已成墳則如之何今俗必拜辭親賓同主人拜辭亦可耶 柳貴三庚士

答禮雖未言人情之所不得不然且似無害於義矣如何

問靈座設於正寢故處則主人不隨神主而先哭於廳事如何且所謂婦人先入哭者似指正寢之堂而楊氏以為廳事之堂何也 同人

答廳事者丈夫常處之所主人先哭於廳豈緣此而然耶婦人勢不得至廳事則只哭于堂也

問主人之反諸其所作則乃反哭于廟之事而主婦之反諸其所養則是入于室也乃平日所饋食

之處而同謂之反哭于廟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恐是統言

問反哭條註賓客之親密者旣歸待反哭而復弔雖已弔者至是復弔如初儀耶今俗之迎哭郊外嫌於惡野哭也非君命則亦不以此而對歎 李衍拳 丙寅

答禮曰反哭之弔哀之至也雖或出郊而迎至家行弔恐得之也

問裴引與反哭有賓客之來云云 李時春 庚申

答云云 詳見弔奠條

問反哭時世俗或有內喪則以轎子前導于靈車外

喪則以鞍馬前導靈車者亦知此何所據耶或從俗無妨否（崔補王中）

答轎子鞍馬皆出於俗規似倣國家返魂儀物而然士夫家依禮勿行恐當

問罪人初有廬墓之意緣於不得已返家設遂而墓前哭拜則與廬墓一㨾且墓所稍遠者衰往返難便以俗衰喪笠拜哭如何（李東耉 癸亥）

答反哭後或朝往哭墓或朝夕往哭世之篤禮者多行之且其出入時服色異於他行雖着衰經往返恐無所妨

答金士直（㮂）書（丙辰）

撤靈床事潛冶所論不過以無撤去明證爲辭然揆以葬後次第等殺之意恐不可遂以初喪之禮設行三年也

虞祭

問柔日剛日 成文憲 己酉

答士虞記註曰柔日陰也取其靜剛日陽也取其動疏曰三虞改用剛日以其將祔於祖取其動義也

問既葬行虞祭云者謂既封墓而後行虞祭也云云 姜錫明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既虞卒哭註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葬日時

刻例當於擇而似有早晩日中而虞勢不可必而此言日中者何也上古無推擇之事而必於其日日中而虞耶 朴尙淳乙卯

答古者卜日而不卜時周禮必以質明行事故日中可虞也

問主人以下沐浴士虞記沐浴不櫛沐浴不櫛何義耶 梁處濟辛未

答士虞記註沐浴者將祭自潔淸不櫛者未在於飾也

問喪禮頭有瘡沐居憂者葬前則固無澡雪之事自虞以後始行祭祀之禮有齋肅之節則頭沐身浴似不待瘡瘍而爲之如何 李彦純戊辰

答沐浴之節與櫛盥不同於斂襲殯別言之恐無疑

問士虞註所謂反吉之外恐亦有一義吉祭則主人升降由阼階故盥盆之屬設於阼階下取其便也喪祭則升降由西階故設於西階下亦取其便也耶東盆有臺巾有架云則是東上而曰南上未知其故妄意南上之上字恐當作下而移之於階字下言祭既設於阼階下東南則喪祭設於西階下西南於理固然矣 鄭尚樸癸酉

答所論儘好但改易本文未安俟更講貫而得之也

問凡祭盥盆帨巾皆設于阼階下而至於虞祭設于西階下此何義與酒注盞盤及火爐湯瓶等設

皆與凡祭同而獨此一節不同焉尤不可曉也蓋虞祭則主人降自西階而盥帨故耶且主人凡祭升降出入皆由於阼階而此由於西階者何也恐或喪禮漸殺之義耶（羅斗甲乙丑）

答記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蓋主人升降不由阼階則盥盆帨巾之設於西階其義明矣

問出主凡言祝出神主于座所謂座者即櫝之外倚之上耶（梁處濟辛未）

答是

問備要云日昏則設燭而今人或白晝燃燭凡朔奠亦然如何祝出神主云云今人只開櫝韜而不

出于座凡祭皆然如何 柳貴三 庚午

答白晝用燭及不出主于座皆非禮也

問倚杖於室外靈座在堂而此言入室何也復位後無還杖之文似當不杖而哭以至祭畢矣葬前無倚杖之文則奠時亦當杖耶今人葬前後無時不杖如何 同人

答古者祭在室中今則吉凶祭皆在堂而猶曰室外未詳葬前雖無倚杖之文上食及奠時當去杖而哭

問虞卒哭有主人及兄弟倚杖於室外之文而不言婦人未知婦人位本在堂上故不言耶然則主人兄弟去杖升堂而婦人則猶杖於堂上之位耶

李達 辛亥

答婦人成服本在堂上虞卒哭倚杖與否恐非所論也

問靈座前止東上奠前則以尸柩所在為主云云

鄭尚樸 癸酉

答云云 詳見為人後條

問自虞祭至禫有焚香再拜而無侑食再拜自時祭至忌祭有侑食再拜而無焚香再拜其義何歟墓祭則參神降神初獻註如家祭之儀則亦未知焚香後有再拜否又無侑食之儀則何歟 黃翊良 乙丑

答祠堂參禮及虞祭以下皆有焚香再拜而獨時祭無之故退溪以為不可曉沙溪於喪禮備要添入之然儀

節及擊蒙要訣皆從家禮愚意恐或別有意義於其間故不欲輕添至於侑食則虞祭使執事只添酒時祭必主人並行扱匙正筯之禮此所以有或拜或不拜之分也墓祭則旣曰如家祭所謂祭者指時祭也亦無焚香再拜爲當其無侑食者退溪謂原野之禮殺於正祭此說恐是

問虞祥之無參神者以爲孝子有常侍之義而然也至若主婦喪主旁親喪之類似有差別未知如何 李時春 辛酉

答恐當遵常例行之入哭視參拜亡切故也

問喪中朝夕哭時無拜禮虞卒祥禫無參神者以

孝子常侍其側故無可參拜之義云而正寢既設几筵中門外為喪次則此非日夜侍側之比自喪次入殯宮哭而拜之何害於禮意耶且期功之異居而既歸者至虞祥來參則非孝子常侍之比而全無參拜之儀似為未安如何如何 閔采萬壬戌

答虞卒哭以下無參神之義似非可疑期功之異居者容其初到時別申拜哭未為欠禮也

問姪為喪主而初獻則叔父亦可為亞獻否無未安否 金樑壬申

答無可疑

問世人虞祭飯羹之設必象生時而禮則反是俗

禮决不可從耶 梁處齊 辛未

答從禮左說

問設饌之叙如朔奠朔奠只言肉魚等品饌不言設之之叙而云然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朔奠亦言如朝奠之儀指執事者設蔬果脯醢之文也然設叙則未詳

問以清醬代醋楪而奠于匙楪之東云云 金克成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祭饌式備要與要訣不同未知當何從云云 李時春 辛酉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三鼎五鼎之說如今魚肉湯品數耶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云云 權鑽 癸酉
答所謂祭不用膏煎之物云者盖古禮然也然到今家禮饌品器用皆不得一從古制至於俗節一款則專用時俗何必拘於此說而不用時饌乎但不可過爲邪褻之味以失古禮之大義耳
問士喪禮凡糗不煎註以膏煎之則褻非敬疏云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云沙溪先生曰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今俗亦用蜜果油餠以祭恐不合於古禮也云云今俗殷祭皆用蜜果

油餅若據禮不用則似無感備之意其於情理似
淡欠缺若欲從俗則又有非敬之戒未知如之何
則可也 李之老壬子
答非但儀禮之文如此家禮饌品圖亦無所謂蜜果油
餅者當以準禮勿用爲正然我國俗尚已久先賢猶有
行之者雖或平排一二器不至大悖否
問祭饌中魚肉之腥熟無所考證云云 金克武
答云云 詳見時祭條
問初獻主人斟酒反注後闔執事即奠于靈座前
侍主人跪復奉盞來一節抑何義也其中特牲饋
食禮云洗爵奠于鉶南遂啓會卻于敦南註卻仰

也所謂鉶者何物而所謂啓會卻下敦蓋者亦何謂 梁處遠辛未

答虞祭哀慮多與時祭等節目不同鉶者鉶羹也即肉湆以菜者敦器名即盛黍稷之器會未詳恐是敦蓋也

問備要虞祭條梡一所以盛茅沙者然則降神與祭酒其可同器耶或有各梡者未知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時祭則既有通共降神時茅沙又有各位前三獻時茅沙虞祭則無通共降神之節故只以一器兼行降神三獻酹酒之禮也

問三祭于茅束上 尹文憲己酉

答問酹酒是盡傾是少傾朱子曰降神定盡傾然則禮

輯以初獻祭酒盡傾者甚非也盖所以三獻必祭者乃古人飲食必祭之意也

問虞祭降神時茅沙與初獻三祭時茅沙同耶異耶以備要設饌圖考之茅沙一圖寫在一處以此推度茅沙之設非二處可想而先生裁定似聞異此故敢請明訓 權鏶 癸酉

答茅沙時祭則降神與逐位前各是一器虞祭忌祭等祭無逐位一節則似當以一器而通行於降神初獻矣家間所行或是倣時祭例而不加審察者容俟更詳處之耳

問祭酒之義似在初獻云云 金克成

答云云詳見時祭條

問正筋當於何器梁處齋辛未

答云云詳見時祭條

問按三虞卒哭等祭並無炙肝何也知時祭始祖先祖等祭自初獻至終獻皆有炙肝至於禰忌墓祭雖不別言炙肝然禰祭則曰如時祭之儀於忌祭則曰如禰祭之儀於墓祭則曰如家祭之儀以此推之其並有炙肝可知也唯於虞卒哭獨無之此無或有深意於其間耶金榦壬申

答虞祭既是祭禮所載饌物亦頗詳備且祝有潔牲粢盛之文而終無魚肉炙肝麪米食飯羹之類儀節備要

次薦添用則不但所闕為炙肝然也此恐家禮不免疎略處安有深意於其間耶

問初獻奠酒後無進炙肝之節卒哭祔練祥禫皆然未詳其故 郭尚樸癸酉

答備要虞祭進饌註有炙肝而無設式惟儀節與魚肉同設於進饌時蓋以諸饌一時並設與時祭不同也似是喪祭從簡之義

問虞祭初獻讀祝後主人哭以下皆哭少頃哭止主人再拜復位亞獻主婦為之禮如初但不讀祝四拜云云亞獻時亦主婦以下皆哭少頃否抑但言四拜而不言哭四拜則雖主婦不哭亦無妨否

金哉辛未

答虞祭及大小祥只入哭初獻辭神三節行哭而已亞獻則無其文恐主婦亦不哭者爲是如何如何

問終獻親賓一人爲之此尋常未曉也家廟之祭凡終獻亦言親賓爲之所謂親賓豈外客之親厚者耶賓之一字未曉所指 梁處濟辛未

答親謂無服之親賓謂賓客意見家禮叢引條虞祭今人家婦女鮮徃參所雖親賓與祭可也至於時祭禮意同然此則恐當商量處之耳

問虞練祥必於降神時止哭何義耶初獻在位者皆哭至於亞終獻亦哭出於哀痛則或不妨於祭

禮之敬耶虞祔練祥降神後止哭蓋主於敬則朔
奠亦是殷奠自初至撤哭泣不止未知如何或不
有嫌於哀勝敬耶卒哭後食饗時每日哭泣嗚咽
至情難抑則冥冥之中亦必悲痛不安於食饗未
知如何凡祭時不可不哭人情誠如此而其於祭
禮安神之道則或不無未安耶以杖入於遂前扶
而哭之亦不至未安耶練前不妨以哀勝敬練後
則不可以杖入哭耶頃年前喪或以情勝又且荒
迷日甚未免多廢讀書至今悔之而然欲專意讀
書則哀思散而不全雖經書讀而有味則便似忘
哀讀喪祭見於禮書而其他平常之書讀之心有

不忍未知如何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云者是徒食之謂而雖鹽醬不可食矣但只蔬食而不茹鹽與菜以至期年則不至於傷氣耶制禮豈有可傷生者乎水飲未知何以釋之今之人品時俗判絕異於古而然耶世俗以此必傷生為戒行之又多妨碍奈何酪是何物耶 朴鏛丙寅

答降神時止哭為將行虞練祥祭禮故也凡孝子之喪親雖是巨創至痛哭泣之節隨時不同喪服註曰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殯後卒哭祭前阼階二下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練後無朝夕哭惟有廬中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哭三無時也以此

推之自餘祭奠或哭或止惟當視禮文而進退之然則虞練祥時自初至終哭而不止者似近於初喪恐爲過禮如朔奠雖曰殷奠節目不多與上食無甚異恐無止哭之義至於杖哭則小記曰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曰皆殺哀之節也準此行之似宜讀書則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謂篋上版子蓋既不可以事忘哀亦不可以哀廢事如讀書不讀樂章是其律令也鹽醬誠難爲節然今人亦有啜粥三年而得生者期年不食鹽醬豈必死人然或有持喪不甚固執而滅性者惟當以禮爲準而視其氣血虛實更加裁處耳水飲只是倒文酪者乳漿禮家常以漿酪

並祔皆飮類也

問侑食一節虞祔練祥皆無再拜時祭以下皆有之墓祭元無侑食之節何也 柳貴三庚午

答虞祔練祥皆凶禮不能盡同於時祭其義然也

問無尸者祝闔牖户 成文憲己酉

答楊氏非不知有尸有主之別而其言如此蓋欲以古禮準今制不獨此段也

問凡祭進茶後主人以下俯伏耶皆立耶 李東耈癸亥

答凡祭進茶後當拱立於神前良久然後辭神其俯伏者乃俗禮也

問告利成之意非謂祭畢也本有養之之意則似

以子為親而言也然則夫祭妻及旁親與卑幼之
祭也似不可混用未知如何 李時春辛酉
答告利成之利訓非養親之養乃養神之養並用恐不
妨
問虞卒哭時祭告利成則祥禫忌墓亦當告之耶
時祭告利成後祝以下再拜主人不拜虞卒哭則
祝以下無再拜之節何歟 柳賁 三庚午
答墓祭節目與家祭多不同此外祥禫祔忌告利成當
與時祭同虞卒哭祝以下無拜恐亦喪祭異於吉祭也
問辭神斂主匣之置故處何謂也妥斟納主櫝中
之謂斂主也加韜及櫝蓋之謂匣之也既出于座

則今祭記及奉置于祭前所安之位之謂置故處
未知然否 梁處齊辛未

答看得是

問辭神喪內則在於納主匣之置故處之後與時
祭辭神後納主之義不同未知喪內則急於納主
喪後則辭神如不及者抑何義 同人

答此條見問解小註中或說似是

問齋祭無參神而有辭神者何耶若如沙溪之說而
以爲孝子常侍几筵故無可祭之義云則辭神亦
不當爲之而今不然未詳其義 鄭尚樸癸酉

答無祭有辭者豈以辭神不得不見祭終之意故耶更

詳之

問凡行祭家禮皆云質明質正也朝日正明也準此則宜日出行事而今人皆趂曉 國家亦必四更行事如何 柳貴三 庚午

答質明即大昕指日未出時也朱子亦未免侵晨已行事畢則此亦古今不同處勢不得用大昕耳

問虞事為成事檀弓卒哭曰成事而三虞亦謂之成事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三虞禮成近於卒哭並稱成事恐無不可

問父母同日死者自虞至禫云云 梁處濟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問新喪之虞反哭後先行改葬之虞若於翌日就墓次行之則改葬後告廟一節當在何時云云崔補 壬申

荅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退溪荅兩喪行虞條改葬當虞於墓所新喪反哭而虞云若墓遠則新葬返魂勢未及葬日到家亦當依祭則先重後輕例改葬父行虞母葬初虞同日並行於墓所耶 李時亨 甲戌

荅葬日先行改葬虞於墓次新喪則到家翌日始行虞祭是禮也

問有過期不葬而除服之人及其葬也反服其服

云云 李時春

答云云 并見變除條

問喪服小記父母皆葬先葬者不虞待後事云云

梁處濟 辛未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問云云 李時亨

答遷葬虞祭之必行於山下殯幕云云 詳見改葬條二

雖同日改葬虞祭則必異日行禮云云 詳見改葬條二

去春奉報說似以新舊兩喪並舉葬禮故耳云云 詳見改葬條

答李幼能 端相 書 丙午

所詢虞祭事來亦未曾經歷又方以鄭寓奔避公尾幕村旁邊不持一書無所考據第以義推之祭日再虞剛日三虞是禮之定制而至家乃行云者只是大綱說恐不可以此徑為三虞而遂終喪祭也蓋虞是安神之事不可並行於所館而使至家都無節次故禮意云爾非必欲至家不論剛柔而即於其夕行之也

與李幼能書 丁未

偕喪禮制頗異此有閔教官叢史學禮於沙溪所見頗精故昨為質問皆與鄙意相符而虞祔一節彼則專主集說似亦以問解所引為重然恐未免卑見詳示可否以為準行之地也蓋陳氏硬看不虞祔三字故其說如

此條則竊謂經文並擧祔祭者非必行父虞祔畢後始行母之虞祔乃恐其不待後事而先畢母之虞祔故並言以明其不可未知如何此非特鄙說經傳通解疏說固已出此而况祭之情理行母初虞於幾旬之後殊非安神本意尤為未安玆欲捨集說而從通解葬日行父虞明日行母虞又明日行父再虞次第放此則並失家禮遇剛遇柔之義未知將何以為處也更須參商以教

與尹子仁 拯 書 戊申

小記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答尹子仁書 庚申

祭饌左設自虞而已然蓋以神道尚右不得不爾自與曲禮所謂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者事義縣別似誤以為大疑何耶

答高汝根 晦 書 甲辰

示疑問非淺題可及然備要中虞祭設饌與時祭圖無異行之墓上亦當准此似未為礙但朝夕上食象生時飯左羹右問解有明文耳祝辭則祔祭以後雖新喪當稱孝子此皆無甚疑者未知如何

答李伯祥 徵明 書

所詢變禮謹悉所謂葬行虞卒哭者實今日喪家胃弊

處云云 詳見國恤條

卒哭

問卒哭條更設玄酒瓶云云而不言添酌以玄酒盖禮用玄酒者所以不忘本云而只設而不斟則其可用之謂耶 李時春庚申

答玄酒設而不酌乃其本義非但卒哭也

問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云云 朴鐘丙寅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古禮雖有去纚而無還纚之節開元禮及杜氏說喪人有歛髮之義俛據此及沙溪所論以網巾代纚歛髮而衆皆非之如何為駭俗見中塗去纚

亦甚不可叅商稽攷伏望 沈俔己酉

答沙溪雖云云似非定論也然今之士大夫亦間有用之者若指爲太駭則過矣

祔

問備要云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毋喪則兩分所謂三分兩分之說及特言毋喪則三字之義未瑩卻是卑不援尊故父毋之祔有獨祔並祔之別而三分兩分之所由名耶 梁處濟戊辰

答凡祔父之饌並祖考妣爲三位毋喪則二位分卽位也

問祔毋喪則不設祖考位只出祖妣主於櫝中耶

今無出主之節當如之何問解云祔父于祖考則并祭前後妣爲可未知祔祖則並及於祖妣祔祖妣則不及於祖抑卑不敢援尊之義耶 同人

答獨出妣主乃今世見行之禮也卑不援尊家禮亦已言之

問云云 朴世陛 庚子

答示喻祔祭既曰以其班祔則雖非奉祀之家固當祔於新主之祖考矣若乃母喪不設祖考位只祔於祖母者備要略之而家禮詳具其義幸加考察如何然必用繼祖之宗故喪主非宗子而主祭非禮若其居遠不能行則命他人攝祭是亦不得已之例而其祝辭當變稱

某使某敢告云云也

問祔祭有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詣祠堂奉神主出置于座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之文哭於靈座前時當服衰經而詣祠堂時亦服衰經耶如有變服之節則當服何服耶還奉新主之時更服衰經而哭從至於廟門外又着詣祠堂時所着之服行禮而奉新主還故處之時出廟門還着衰經耶節節難便俱有所碍未知何以則不失其中耶 李

滓 辛亥

答禮家雖忌吉凶相雜而至於朝祖祔祭等節亦未嘗不衰經而行事則其義固當然也

問祔祭時服色或云不可以衰服行事用俗直領
孝巾為宜然否哀意祔祭亦一串喪禮也以衰服
行事似無不可若不當以衰服行事則古人必言
之而禮旣言倚杖階下而獨不言變服一節此亦
可見矣未知如何 羅良佐甲戌
答祔祭服色家禮不為別言則以衰服行之恐無可疑
問祔祭則不得奉行於宗家家廟否 元夢翼丁卯
答祔祭亦當行於宗家矣
問與宗子異居則新主不可奉詣祠堂故宗子但
以辭告其當祔之意于祖廟喪主於私室設虛位
自行其祔祭耶 鄭尚樸癸酉

答然

問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告于祖而設虛位㮰紙以祭祭訖除之云所謂虛位指新死者耶喪主亦往參耶慶濟以為宗法重大而死固不可不告祔宗子當告祭于廟而設亡者之位鄭銋以為宗子則只告于廟喪家乃設祖考妣虛位以祭之設令宗子設祭亡者於廟則何不言喪人往參之節耶張楨云凡祔必於廟者為新主當祔於祖也祖考妣之位豈敢為亡者遽設耶此非以孫祔祖之義諸說孰是梁慶濟戊辰

答鄭說是盖以新主為主雖設紙榜不至甚妨

問祔祭註宗子爲告于祖而設位以祭 金萬增 壬寅
答曾亦以此兩字爲祖考虛位者盖虞卒哭祔是有喪者次第當行之祭祔雖設於祖廟若或異居終不當舍喪家而行於繼祖之宗使彼此不齊也然則其告于祖豈非以設此虛位之故乎

問祔祭主祭宗子當爲之而宗子乃家姪而方在衰服中此亦與祔考節目同之而告曾祖祝雖未改題當稱孝子耶宗子如未得主祭則侍生在此未得叅他無可以主祭人在京者伏未知何以爲之耶 金洪福 壬申
答禮祔祭必使繼祖之宗子主之盖尊在於祖也以此

推之令姪雖在衰服中似當自稱孝孫爲告行祔之意於祖廟而往當祔之喪家設紙榜行禮恐無可疑如有故則宗子命凡弟中一人以己名爲祝而代行其事亦爲近世諸賢之例云矣

問祔祭則繼祖宗子主之而若在遠外則多有未及聞知者且各居則祥後無祔祖之擧而祔祭亦當行耶 尹朋相 癸酉

答凡祔者乃喪禮昭穆孫祔於祖之大義非可以同異遠近而不行者也若繼祖之宗在遠則卜定行祭之日使宗子告廟而設紙榜虛位於喪家以行祔祭此外無他道理也

問祔祭曾於戊辰初喪祔祀於五代祖妣位盖方以長房祧奉故耳三年後當移奉他家則似與戊辰年有異未知今番祔祭當祔於何位耶若行祔祭於墓下勢不可不以紙榜行祀則當祔於近代耶前後喪似不可異同而三年後雖當移奉他家而即今則乃是同宮雖以紙榜行祀亦當祔於五代祖考妣耶 趙泰耉甲戌

答前喪祔祭雖出於一時之權宜既非當行之正位又將待三年而遷奉他所則依前行祔於祧主恐未洽當從喪禮使宗孫須告昭穆公廟而行祭於喪家似宜量處之如何

問還奉神主 成文憲己酉

答神作新較分曉然各隨其文而讀之恐亦不至相混

問虞是喪祭故祝進饌卒哭吉祭故主人主婦進饌矣士虞註曰卒哭對虞爲吉祭比祔爲喪祭然則祔視卒哭尤吉而祝進饌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祔祭無哭泣之節可謂尤吉於卒哭矣然宗子猶是爲喪家主祭故此則自用喪禮耶

問祝文似當以孝曾孫稱之而云孝子者何意歟此時尚未改題主而稱孝字亦不爲未安耶 吳遂昌乙卯

答孝子之子丘氏曰當作孫

問家禮祔祭祝辭云孝子某若喪主以其父祔於曾祖則當自稱孝曾孫而稱孝子者何歟且隮祔孫某官云而不言名某則似或有違於廟中不諱之禮未知如何 申僴癸酉

答或問此於退溪答曰豈以此祭主於升祔考妣而設故且稱孝子耶盖儀禮孝子下有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嘉薦溲酒等語與退溪說略相符非如常祝孝孫某敢昭告于某祖云云故如是無妨耳孫某官下不書名儀禮此本有某甫字今亦不用恐是古今異宜處第不敢詳

問退溪曰豈以此祭主於升祔考妣而設故只稱

孝子耶然則宗子為其族人而行祔祭不可稱孝子當以所祔之龕屬號稱之耶○又按祠堂章告授官祝曰孝子某敢昭告于某親某官云既曰某親則非必考妣而猶稱孝子正與此祝所謂孝子某適于某考某官語意相同然則退溪之說於此為不通矣如何如何 鄭尚樸癸酉

答儀禮祔稱孝子及退溪說皆以經禮而言若宗子為於人則當如來說

問家禮卒哭章祝曰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繼之曰此云祖考謂亡者之祖考也是蓋本於禮經之文也又祔祭章祝告祖祝云隮附孫某官某

曰孫者是從祖考稱㠯者也非從主人所稱也右兩節所稱既如是矣獨於告亡者祝云哀薦祔事于先考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其曰某考蓋從主人所稱之意也故備要直作適于顯曾祖考其不㠯者而從主人稱曾祖者大與卒哭章隮祔于祖考之文上文隮祔孫之義相違未知何義也竊念前祝與後祝宜無異同祔亦當稱祖考者耶 鄭齊斗乙丑

答卒哭章祖考謂㠯者之祖考者誠如來示矣第於祔祭告舊主祝已曰適于某考某官府君與儀禮所謂適爾皇祖某甫者不同蓋士虞疏爾女也指死者而言蓋

至朱子之世風氣制度與三代時不同難以直用純古之禮故改甫皇祖曰某考於是儀節又從而為辭曰適于顯曾祖考云云此實由於朱子變甫字為某考而然非備要之失也

問改甫皇祖考曰某考之教聞命矣然於卒哭章直曰祖考則未嘗改甫皇祖之義也且與隮祔祭之義相應矣獨於祔祝改之其或改或不改先告與後祝稱號不同所以為疑未能釋然也（今於此若從甫皇祖之義如卒哭章祝則稱祖稱孫俱係一以諸旁親屬告之無太泛之嫌而可行耶）

答祔祭祝與卒哭果有不同之嫌然家禮以後至今遵用如欲反以古禮參用又與朱子欲從孫子行祔於練

後之說而不免進行於卒哭後者異矣

問祔祭祝告曾祖則當以曾孫自稱而喪禮備要不明言者何耶抑亦直以孫子稱之耶 壬戌 閔采萬

答祔祭祝辭當以繼曾祖之宗爲主今見備要初虞下

問祔祭曾祖位祝文主人稱孝曾孫乎未改題之前稱孝未知如何 李障 辛亥

答稱孝曾孫無疑孝字之義備要題主祝下註可考

問適子某考某官之適字義甚未曉先考之先字備要亦不改用顯字則當以先字用之爲宜歟隨宗子所稱云云者或以顯叔顯兄令叔令姪等語稱之耶 吳遂昌 乙卯

答適猶主也先考之稱當從本文隨宗子云云示意似是

問小記言大功主人之喪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云則雖朋友亦爲之祔祭也然而祔者是宗子之事廟中宗事與喪事有間元無主人行之不便今主喪者於亡者旣非祭主於祖廟又屬旁親則祔祭祝詞文字俱非其宜未知無主而行祔禮者其禮如何且適于其親之祝見稱於旁屬得無未穩耶 鄭齊斗乙丑

答祔重祭也童子賤妾所不得廢且以朋友而猶爲之祭况於諸親乎盖其爲亡友而行入廟中事者以有幼

子爲之主故也朱子答李繼善曰兒名攝主告令雖諸親爲之主喪所主者乃不過拜跪之節耳其祝辭則當用皇辟云云旁親之嫌恐非所論也雖或攝行若先告攝行之意則餘做家禮隨宗子所稱之說斟酌以處之無妨曾見魯西丈每論人家祔祭必以使介子某之例擇其子孫代行宗子之禮如此然後無不祔之家矣

問祔祭魯西所論使子弟代行之禮是有主而代行之說也（如答李繼善諸有幼主可攝者固已無難矣）今日所禀乃元無主人之禮也有幼主正可行攝元無幼主將何以攝此尤是理窮處也今下教曰祝辭則當用皇辟云云然則此將通虞祔皆當以稱皇辟攝祝耶

然以諸親攝婦人已非其宜又況以夫家從叔父
而稱使攝之尤加不便此與幼主可攝者大不同
其勢難行如何若果以稱皇辟攝之則其祝當如
何耶唯退溪答鄭寒岡問有攝祀事子某敢告之
例此雖爲親子其無幼主之變則實爲可據故將
於廟中先祖欲用此例而唯於祔祭新舊齊適之
辭俱係旁親實爲大段而無當所以爲難幸之更
加裁敎 同人

答若曰當稱顯辟則亦無不可攝婦人行事之義如禮
經所謂無女主則男子拜賓者是以爲據也昔者愼齋
常言尊行不當用使字故鄙則嘗答人問以爲當用屬

字耳祝辭則亦以孫子本語略爲修用爲善又若以攝行言之恐無廟中祔祭之異此段最可領悟矣

問祔祭爲其祔于祖而設也新主若以繼禰之宗而旣立廟則不可祔于祖矣然則祔祭不須行耶 李時春庚申

答祔之大義凡子孫死必以其昭穆各祔于其祖以祭不論宗支有後無後而爲之然則所謂立廟不祔祭之說恐未詳考也

問宗子及旁親無後外皆當別立廟而猶設祔祭殊無意義如何 柳貴三庚午

答雖別立廟孫祔於祖之常禮不可廢故也

問孫哀及從弟一時俱遭母喪從弟家先行葬禮如欲行祔祭則時亨當以宗孫主祔祭而重喪在身又在葬前似不當徑薦祔事當如何處之耶鄭西川問曰且有代行之意或使本家喪人代行未知如何 李時亨甲戌

答待宗孫過葬後徑行之似宜

問尹承吉飛卿氏內喪將行祔祭繼祖之宗子當主祭而承吉嫡長姪方持承重服當以何服行之而重服中行叔母祔事亦似未安 趙得重乙巳

答祔不可廢而承重者難於服重而行祭則只有攝主一路亦未知其何如也禮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

猶是祔於王父也昇則可爲宗子方在王父喪中而尚行其孫之祔之證然則宗子服重而爲之祭固在於禮而蓋非宗子則亦莫之行也服色則朱子深衣孝巾似亦得之

問祔之六義勿論宗支有後無後而以昭穆祭者既聞命矣然今伯父以繼禰之宗而既祔于禰廟則當伯母之祔也將設何位而祭之耶其可越其所後禰而必附於所繼祖而祭之耶 李時春 辛酉

答當祔于所繼之祖耳

問先妣神主姑祔於祖父母旁待先考喪畢立祠移安未知如何然家兄爲伯父後沒而既祔廟矣

其位次亦當如何且念今與伯嫂同居而旣有廟矣先考喪畢後又立私廟則是一家之內爲兩廟矣於禮法當無嫌耶 同人壬戌

答前喪神板姑祔祖先位爲當雖立兩廟只成家禮支子同居立廟之制恐無所妨矣

問先考是支子也至今日始可主廟而冬前未及創遠祥期此迫其無以爲禮之痛到處而切矣先妣曾已姑祔于舅姑旁未知先考亦令權祔于禰廟耶仍安于殯宮待禫移奉耶若或祔廟則卒哭後祔祭祭以祖考而今祔禰廟其無告辭耶此似非禮之正也何以則非禮之中稍有可據者否 同

又甲子

答以禮則自當主廟雖所祔之祖廟不可祔以勢則雖禰廟似當姑祔然後禫後爲之爲宜若祥畢即祔則嫌於例附之主矣

問妻喪祔廟與別廟先儒互相爲說朱子前後之言亦嘗不同今何所適從耶凡人宗家家廟遠在他地而支子以最長房只奉遞遷之主而妻喪祥後別廟亦未易則當祔新主於五代祖母之龕否抑亦權安於東序之坐乎 鄭泌壬戌

答妻喪別室藏主之說胡楊二氏皆以爲非則今只有祔在祖妣之傍一路矣其奉祧主者似異於是姑當以

東序為主

問已妻喪後以侍生蒼黃赴任未及行祔祭將於開月行練祀禮當追行祔祀但侍生有宗家在焉勢當別立私廟而已妻非應班祔先廟之人如此而猶為祔禮耶 金洪福壬申

答祔祭與班祔俱是孫祔於祖以順其昭穆之義而班祔則必殤與無後者然後祔於祖廟祔祭則雖非殤與無後當入廟者凡人身死卒哭之後無論嫡庶男女莫非應行祔祭者自是兩項事也

問主婦為終獻此主婦即宗子之主婦耶抑喪主之主婦耶喪主為亞獻則喪主婦當為三獻而上

文叔立則稱喪主婦以別於宗主婦而此則只稱主婦未詳 鄭尚樸癸酉

答宗子主婦

問祝奉神主各還故處註若喪主非宗子則哭而先行然則喪主若是宗子則於新主之反靈座也不為之哭從而依宗子門外哭送之例耶喪主若不哭從則事訖不言反哭靈座者亦何義耶 梁處濟戊辰

答喪主若宗子則先奉祖考妣主入祠堂還奉新主反靈座自當如儀非所疑也

問祔祭喪禮之大節可行而不可廢者也但今人

家宗族豈能同在一門之內而或與宗子各在千
里之外遷遭親喪則其祔之當於何所而其節目
當如何儀禮鄭註有無廟者不祔之說此雖同在
一國而各住遠地則亦何異於去國而無廟者乎
如此者似亦畢竟行不得如何孤哀家歸葬于忠
原而未即返哭虞卒哭不得不行之於所館而與
宗子家相去既遠祔祭終亦未免闕焉今將追行
祔祭則當於何時行之耶殷練而祔夫子善之而
朱子且云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程子有三年喪
畢後祔之教而其儀節亦難詳焉未知將何所從
且欲追後行事而雖返舊堂祖廟亦非同宮而在

於數十里之地祖廟既不可奉歸他室奉新主就廟行事亦涉煩擾與上所謂無廟者却似彷彿而若終始廢却不行則於人心誠有所不安者似當依家禮使宗子預告于所祔之位以紙榜行事而或者又以紙榜行祀本涉苟且而虛僞不誠亙不若不行之為愈云何以則可以不悖於人情禮意歟 李世璞丁卯

答凡儀禮禮記者古禮也家禮者今禮也行禮者當一以家禮為主而其或不通處參量以從古禮而已今來喻每欲以禮經及家禮自為酌定其歸往往欲從俗人無據之論如此處切宜審處之也

問朱子曰止入此廟之漸此則以宗子死當入此廟而言也若庶孫死則告祖父以當遷他廟告新死以當入此廟皆說不得而亦行祔祭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此亦主經禮而言然則將不用孫祔於祖之大義耶朱論末段可見

問凡喪過虞後有故未克行祔祭則退設於小祥後大祥後若毋祥未過而父又繼逝則過虞後前喪祔祭及班祔等禮亦不可廢闕然則適子爲主而告文祝辭當措辭爲之耶且前喪凡遂姑奉別所以待後喪禫祀後並時班祔耶 梁處濟戊辰

答前喪祔祭追行於練前祥前俱可祔廟之禮亦無不可行者雖父喪未吉祭前不得直安正位豈必有待後並祔之理

問葬後有故不即返魂三虞卒哭皆已過行而旣非繼曾祖之家宗子在於畿甸卒哭之後未得行祔祭今旣過時秋間欲返魂於京家其時請宗子而行之耶抑於練祭之明日行之耶 李志遠丙寅

答依示行之似當但不比卒哭明日而祭則卜日一節似在其中

問卒哭後有故不得行祔祭欲於練後行之矣家親適赴遠邑其前未及上來哀子等似不可專行

大祀若過此時而待十月大祥後祭之則恐有過
時之患何以為之耶 李彥緯辛酉

答祔祭追行練祭大祥前皆可禮又有攝行之節然今
既遷就恐當於兩祭中以家長在家時擇而行之

問祔祭家禮曰若喪主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
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云云以罪姪家言則祖
考妣祠堂既在大興似當依此禮設虛位行之矣
但支孫不敢擅祭必待宗子主其祭且先告于祖
妣然後可得設行也大興叔父方在任所勢難來
主此祭此祭異於他祭既違卒哭之明日則卜日
行之亦涉無據未知何以則不至於大乖禮意而

亦無越分之嫌耶且宗子旣不能主祭而祖廟在於他所則前期告一節及祝辭何以爲之耶以此禮問于沈君世熙則以過時不祭之文爲據似難設行云此說亦如何伏望參酌指敎焉 琳璪昌

荅祔祭禮重不可廢卒哭後或未及設而待後追行者乃士夫知禮家通行之例也愼齋先生曰喪家旣覺其闕祭之非則無論久近旋卽擇日行之爲當鄙意小祥大祥前追行恐尤穩矣宗家在遠者曾西丈每荅人問必使其宗子命一族人設位代行於喪家今哀家若欲行祔祭則只興兄爲告某日某姪家行祔祭之意於祖廟仍令範姪來哀家設位行禮無不可矣

問變而之吉祭比至於祔必於是日接不忍一日無所歸云則是祔當急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以其不急於鬼其親是祔當遲也家禮喪禮備要所載以卒哭後定制此何舍孔子善殷之意耶彦純家卒哭後亦未行祔祭故乃於練後行之與今制頗剌謬而於古禮得不悖否李彦純

答家禮祔祭條詳之可考

問祔祭宗子當主祭而宗家無嗣只有宗婦二人自各攝主今此祔祭宗婦為主耶若宗婦主祭則祝辭當以宗婦書之而至於稱號則婦祭舅姑稱以顯舅顯姑見於備要夫之祖考妣以上親則無

明文亦當何以書之耶 李時泰丁卯
答禮無宗婦祝告夫之祖以上親者然今此家事理似不得不以宗婦爲主祝曰曾孫婦某氏屬夫某親某敢昭告于顯曾祖舅姑云云其或得宜耶如此之禮皆是創聞不敢質言

問大祥祭畢新主祔廟時不可不先告祠堂則當前期一日而告耶告時以衰服入廟乎姪家旣非五代奉祀則告辭當去五代孫而稱玄孫然則以孝玄孫書之乎 朴泰生丙寅
答大祥前期一日告祔新主祝辭及其儀具見備要可據而行也改五代孫爲孝玄孫亦當

問衰服之人至祔祭主人以下沐浴櫛髮以與祭
祀三年之內着布網巾以爲斂髮於禮如何孫子
旲意網巾非古制而出於後世故雖不載家禮而
決非華盛之服似宜於祭祀時故敢質俞樴 庚午
答今之網巾蓋古所謂縰也禮初喪去縰卒哭之後宜
有復設之擧而無其文未詳其義然近世諸先生皆以
卒哭後用網巾爲言蓋旣非華盛之服則用亦無妨
問遭喪者祔祭後欲着布網巾而先世皆未得行
則至於其身卒然改之未安若欲曰循故事則被
髮行祭又似不敬願聞折衷之敎 李之老 壬子
答家禮之掠即古之縰至卒哭祔終無反掠之文豈以

擲掠是常節故不言吾弟今因丘儀以孝巾承簪冠絰實有近於斂髮之義雖不用布網巾裹頭恐無甚妨

問古禮雖有去纚云云 沈俔

答云云 詳見辛哭條

答李重賚 啓晩 書 乙巳

母先亡者過三年後祔於祖妣者爲是蓋朱先生旣於內子之喪以此行之而後來亦未聞有異論則此豈不可爲法耶然則所謂今世大家所行似出於一時形勢非有正義可準也祔廟告辭云云亦謂大祥之後祫祭之前妣祔祖龕豈有父先亡過三年而猶爲祔位也若考備要大祥入于祠堂條小註可知

答李伯祥 徵明 書 丁未

踰及祔祭雖出於事勢之未遑第其中間當有追行一節而又已蹉過則要須於祥後行之嘗見朱先生答陸子壽書曰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徹去几筵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徹之則猶爲已於禮旨之禮此乃論禮異致雖非追行之本意今日之事適與之合而實爲先儒定論恐當依此檢行然其節折必須略加斟酌方始無碍 卒哭祝中隮祔祖考之文當移用於大祥祥事之下前期告祔十節當行於祔祭既畢之後若祔祭將行而先告祠堂則本條元不著恐不必行 亦所不得已也繼曾之宗固當以其世數自稱而若乃祔祭以後稱孝子及吉祭非仲月俟禫後踰月而行之意具見疑

禮問觧中可詳考也鄙見如此正亦不敢自以為是幸博訪知禮者處焉

與尹子仁 拯 書 戊申

祔祭祖廟在遠未及告則似當依朱子答陸子壽書一條追行於大祥翌日第今告廟固可及於小祥而必將留待其後者自與子壽所見欲從高說意思不同然則雖用檀弓夫子之言行於小祥亦無不可耶

答高汝根 䎃 書 辛亥

祔祭既有設位之式則遲待後日還葬似太周遮未知如何如何告祖祝辭以在祔前言之似當稱哀但禮曰祭稱孝子孝孫而告是祭之始況儀節有自虞至禫於

先祖稱孝之文耶恐此稍似合宜須乞更加商量以報
於洪哀也

答李縉雲 軒佐 書 戊辰

虞祔立主之義來諭說出禮意儘正當無疑者蒸婦之
所祔乃舅之毋廟此所以不得不自主耳

答恭斗姪書

龍岡兄既出後伯父今為繼曾之宗則所生親神主或
同奉祠堂或姑安別室皆一時權行之事非正禮也但
為神主入廟卒然奉來已似以卑援尊之嫌且神主仍
在其所而以舊主來入是猶舊主反為祔也情理俱不
安家又無他室可以變通則誠甚難處然有一於此大

祥之日奉新主出就正寢行事訖姑勿遷動而以屛障遮之即往上家廟所告以禮當移奉而在前未及今始追還之意仍爲先奉於前日几筵所設處且行移安之祭禮訖還正聽始告新主以請入祠堂之意復爲奉入則先後主祔之義已自分明而此後無難處之事矣若所謂因新主入廟奉祧之嫌不過以在前因循之失而致此不必深拘況於早晩皆將不得免則尤宜及時移安也

答弼純族孫書 庚午

示及祔祭事雜記既言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則似不可以未三年拘也但祖考妣新舊兩

主未及同廟而先行合享恐有所未安誠如來喻盖無也考經禮又不可廢其義只當單行於祖考而已未知如何五禮儀及東人舊俗亦有待三年而行祔者然問解既言父母喪中不行祖父母吉祭則是亦未配也無如之何耳

答李季適 㵾 書 甲戌

示曹家疑文初曰孫兒只問舊遷入廟事而曰新遷大祥亦不遠故以姑待其入廟同行為答其後㝵患甫始言後遷祥期尚遠故又以然則今禮凡喪人多以孝巾布帶入廟似當以此服告廟姑安新主於東壁為答此所以前後有異也恭承祥期已迫豈或差過否不任悚

漢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三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四

小祥

問衰裳當練與否禮疏及橫渠說自相矛盾未知當何為正耶以喪禮備要觀之似歸重於正服不變之文而前喪嘗練而為之亦不無可據之文從前練用無妨否 崔奎瑞壬戌

答禮說正服不變之說非謂元不練也似謂衰裳直用大功麁沽之法有異於冠及中衣漚熟之法也況家禮所謂熟布之說自可受用而無悖今當以練為正

問小祥條練衣裳制如大功衰服然則雖斬衰至小祥依大功衰可以緝邊耶絞帶亦云變麻用布

而世無用者何如 梁慶濟辛未

荅若用緝邊何得爲斬衰三年耶練後絞帶世人亦多用布云

問期而小祥註云䟦雜記曰三年之喪既顈顈何物也文義亦未分曉 同人

荅顈草名無葛用顈以上釋三年之喪既顈行練祥之祭以上釋其練祥皆行以此推之可見

問冠纓家禮及喪禮備要無變改之文仍舊無變耶抑以熟麻改之耶 崔奎瑞壬戌

荅家禮不言冠纓者當從本冠而改之故也雜記曰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其理固然

問男子腰絰曰練三重則婦人首絰如何只易葛而曰舊兩股耶 李時春 癸亥

答喪服圖式婦人練受服仍葛蓋謂仍卒哭所受也然則恐無三重之理

問備要小祥腰絰條下腰絰以葛為之葛帶三重四股又絞帶條下腰絰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云而時俗用葛帶者多布帶則絶無而僅有未知從何得宜耶且以疑禮問解答小祥條三重四股之問觀之則明有葛帶之文時俗所以罕用布帶者此耶婦人斬衰帶練時與男子同而若從葛帶之制則婦人帶亦變而葛耶 趙楷 壬申

答備要小祥腰絰用葛三重四股乃儀禮卒哭之制絞帶用布婦人同乃儀禮虞後之制蓋曰丘氏用古禮之說曰成此制若或小祥仍舊不爲改服則已若改之則腰絰與絞帶只當依備要行之而已今俗用葛絰而不用布絞帶未詳其義問解兩謂三重四股之文正指葛絰而言非指絞帶則此亦難以證絞帶之亦布也蓋初喪之絞帶三重四股小祥之腰絰亦三重四股俗人習見初喪絞帶之制而不知小祥移此制於腰絰之義遂疑小祥絞帶亦不以布可謂誤矣况婦人小祥除腰絰者耶

問備要小祥條曰腰絰以葛爲之麻葛似無輕重

而必以葛代之者何義歟或有葛經而去皮用之者此亦何如又曰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云禮無絞帶用布之文則備要此說未知何据家禮備要并無齊衰練帶之文而冠服皆練則帶亦不可不練然則斬衰絞帶無輕重之別可乎終始未安斬衰絞帶以熟麻爲之何如 權鎭 癸酉

答葛經生熟舊亦疑之今據喪服圖註期帶與三年葛帶麤細正同云則期帶乃所謂無子麻決無用熟之理又士虞禮有云祝免澡葛經帶之語盖祝所服爲接神宜變曰此亦知其非熟也絞帶用布圖式男子練除服受服圖雖曰未詳喪服變除既歷李哭受服詳引公士

衆臣服布帶而曰變麻服布於義可也大抵以葛絰布絞帶乃儀禮卒哭後所受服而沙溪曰儀節之意特着於備要家禮只練冠中衣之制若果雖用則恐不可非之也如何如何

問家禮小祥條陳練服下曰男子以練服為冠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註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橫渠張子曰練衣必鍛鍊大功之布以為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丘儀曰韻書練漚熟絲也意其以練熟之布為冠服斡之練日即二月初三日也練時冠服或者以為只練其冠與中衣或者以為並與衰裳而練之今以家禮檀弓丘儀之說觀

之似當以只練冠與中衣者爲是而以横渠引子之說觀之其並練衰裳之說亦各有據於斯二者何所適從考之問解沙溪曰喪服圖式練除受服圖中衰及冠以練爲之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儀禮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也今依圖式練冠與中衣而衰裳以大功七升之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相合矣若横渠用練之說圖式引之而不以爲非家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練布則雖並練衰裳亦不爲無據云云沙溪亦爲與兩是之說而終無

一定之論未知何以處之乃不悖於禮意耶 金韓 庚申

答小祥練服自沙溪先生時亦爲兩下之說如愚謏蒙何敢有所分別去取耶然旣承勤問不得不以正對大抵禮家有古今交互之疑今當一以家禮爲主而唯其於未及致詳處採用古禮乃其大體然也喪服大功章註曰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䟽曰欲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又斬衰章傳曰冠六升鍛而勿灰註曰鍛而勿灰者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以上故灰矣以此推之夫加灰而鍛治之者非練之類而何哉與家禮所以以稍麤熟布爲大功之服之義本無可疑而

問解後說所謂儀禮則大功布元無用練之語有未可曉者也但大功則鄭氏既以麄沽為節而練則丘氏直以漚熟為文不無所異然當於正服及冠中衣之間各用本義而處之俾有精粗美惡之别則亦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合矣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且退溪先生答盧蘇齋金肅夫問俱謂家禮無受練之節沙溪亦於備要言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似皆不詳本義以此數十年前公私所用必只以練布為冠去負版辟領衰而已其害誠非淺淺者比則要當以丘氏之論為正矣昔年訪尤庵於華陽洞其時尹子仁以書來問練服尤庵檢本文從次陳練服一條示愚曰此足為小祥改

製練服之證先輩諸賢初為有不改之說耶愚亦答曰然蓋以丘氏所引書儀之文觀之所謂從吉陳練服乃朱子用儀禮以變書儀㨿制處甚明然其註中只曰以練服為冠者恐先言其重者以槩之意耳兹並及焉更冀有以回敎之

問小祥練服之制先儒之說各自不同或以為只練冠及中衣或以為並練衰裳備要及問解兩存其說裁之衰裳及中衣着至期年盡為破裂今當改造而未知將何適從願聞先生折衷之論 辛鈺

答退溪已前依家禮以不改服為正至沙溪而後依儀禮以改服為正備要橫渠用練以下亦可為儀禮之助

而下段雖有依舊亦可之說似難準用然則今當只用備要前一說而已如何如何

問葛絰三重四股則其制與成服時麻絞帶同其屈爲兩股合爲彄子一如麻絞帶之制否雖三重四股而其兩端各存葛本相結處各綴細繩如麻腰絰之制否且換麻以葛者即變除之節從麁入精之義也然用靑忽治則太精用麁皮則太麁反不如麻亦似可疑 同人

答葛絰名則爲腰絰法則用初喪絞帶未詳其義蓋問傳所謂葛帶三重乃卒哭後受服移用於小祥者也其法則準用三重四股而彄子則恐當用初喪腰絰各綴

細繩之制以其小祥所用布絞帶依舊用合為彄子之制有難疊設故也至於葛皮精粗之辨其本質既輕於麻則雖絡帶麁不妨但似加漚練者為得

問練時中衣及冠則當練無疑而衰裳則禮有練不練二節時俗有或并練不練者代未知孰是耶

金洪福壬申

答練服只練中衣及冠者退溪諸賢當初之論也並練衰裳者沙溪喪禮備要及疑禮問解詳訂之說也非但禮說後出者為明白可據凡喪服朞年之後多毀破不完無以更服一朞則恐改制者勢亦不得已也然備要中有不能改備者仍舊亦可之說若到十一月練之時

喪服猶未甚破可支一二月則不改亦可量處之似當

問練祭時受服節目考證喪禮及疑禮問解多有未詳慶燾敢抄列仰呈耳喪禮曰中衣及冠以練爲之衰裳則以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爲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云又曰並練衰裳不爲無據云疑禮曰大功布以熟布爲衣則練服並衰裳用練似宜不但練中衣而已云未知何所從耶又曰冠與中衣練之而衰裳則以大功七升布改製之云冠與中衣無改製之節未知其詳經帶則卒哭後受之以麻云家禮無變麻之節故時無所改練時當受以葛耶或有用熟麻者未知何所從耶練冠

以卒哭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云者尤未知其詳又曰練服必鍛練大功之布為衣云未知果從何據布耶去首經及衰負版辟領然後祭服無改制之節耶喪禮曰受服若不能改製則仍舊亦可云如有改製之路則改製得宜耶出入時所着深衣則無改製之事而仍存即今所服耶朴泰夏丁卯

答練服自來多說 宣廟朝以前退溪諸儒之說以不改為主故公私皆用練冠不練衰之制自近世沙溪諸儒考正禮文之後乃因丘氏說用古禮練服之制冠與中衣所謂常着中單衣以練布為之衰服即衣裳以大功七升布為之去負版辟領衰腰經以葛所謂清忽致之類無則用熟麻為之絞

帶以布為之屨用繩麻杖仍舊此備要之說也但練者
丘氏謂漚熟縑即經累濯而近於潔白者也大功者喪
服註謂麄沽之家禮亦曰稍麄熟布即雖略濯而近於
麄黃者也其為輕重有間各用本色而製之為好然則
備要一說仍舊云者不必用

問練時衰裳用七升布七升布我國則頗精細
而苐以八十縷為一升則中原布幅甚廣自當稍
麄與我國之布不準布升既難準式而喪禮備要
其不能改備者則亦許其仍舊布品雖過於麄似
不至有害於禮意否 崔奎瑞壬戌

答練時衰裳雖曰用七升布古今升數亦難一同故家

禮不用只曰極麁生布次等粗生布稍熟布以為之今
當以大功布為準
問葛帶大小之制間傳註只云差小於前亦知當
減去幾分耶 同人
答葛經大小之制禮經無明文亦當以間傳所謂差小
者為度而已如何如何
問腰經用葛絞帶用布出於古禮而家禮既無變
改之文喪禮備要只云若用古禮腰經用葛則絞
帶亦當用布其或不用古禮則家禮既略變帶一
節當引以為據而仍舊絞經不為改制否喪禮備
要初本有絞帶用葛之文即今士夫家亦多用熟

麻為絞想時俗通行已久備要初本姑仍而未正
耶然後来刋定之本刪去此一節又未有古禮可
據則似難遵用否仍舊無改則既據家禮為證而
且不害為從厚之意未知如何古禮罕有行之者
而出入時深衣加布帶則與齊衰無別恐駭俗見
而禮意如此固當斷然行之否備要若用古禮之
云似非斷為必行之例如練服為冠中衣用練之
類故欲有所稟正而行之耳 同人

答家禮既曰設次陳練服而不言制度恐未完備然腰
絰用葛之說起於丘氏絞帶用布之說起於沙溪此皆
所以補家禮之闕文者恐當準用不容異議蓋今禮用

葛之外無他經故耳但愼齋固執用鹿皮之說與牛溪所謂青忽致不同此意亦不可不知也

問喪服斬衰疏既虞卒哭去麻服葛帶三重餘按葛帶即古者卒哭所受之服也丘儀仍以為練時之腰經而沙溪先生既以丘儀此條為正合古禮故鄙今此練時腰絰欲去麻代葛未知如何或仍用生麻改造亦無害否 金載庚申

答既以葛經為正則何為有仍用生麻之意耶恐拘於沙溪鹿皮之說以至於是然備要註亦曰穎或熟麻亦可則恐此終非所拘也

問間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帶三重註葬後以

葛經易腰之麻經差少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祖重辭按家禮雖無葛經之制而丘儀仍以爲練時之服所謂葛經即腰經之以葛代麻而爲之者麻與葛雖異而其爲腰經則同也其制似亦不爲相異而然備要小歛條下經帶之具曰腰經兩股相交絞帶三重四股以此觀之唯絞帶爲三重四股而腰經只兩股相交而已然而今此葛經不用麻經兩股之制而反用絞帶三重四股之制者何耶無或既以麻換葛則其制亦隨而有所變耶抑其所以異者別有深意耶即今世俗無論初喪與練時皆用兩股之制辭欲據以禮意斷用葛經三重四

股之制而或者以駭於俗目爲非未知如何雖用麻改造亦當用三重四股之制耶 同人

答喪服變除去麻服葛葛帶三重註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蓋改兩股爲三重之制者男子本重首而輕腰故因小祥之變以致其飾云爾儀節備要皆有其文駭俗恐非所恤也

問腰絰用生葛若生麻則布絞帶亦視腰絰而用生布乎喪服旣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以此推之則齊衰絞帶亦似有變改之節何以爲之耶 李世璞丁卯

答備要有婦人同之文

問問解謂丘氏以葛爲練服之絰正合古禮也今可遵行而其用葛之義可得聞歟且其用麁皮之說似於據卒哭而言也及其練時并練衰裳則絰帶似無不練未知如何 李時春辛酉

答葛絰沙溪鹿皮之說恐有未安牛溪先生則以今用靑忽鼓爲言恐當練熟精治而用之亦合於禮經矣

問備要小祥絞帶條下沙溪曰圖式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今從家禮雖無虞變而練時若用古禮腰絰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婦人同餘按練時絞帶世皆麻繩今若依備要此說遂用布帶則彼不知禮意者必以爲駭矣此亦未知

何以爲之若腰絰用麻則絞帶自不當用布否 金榦 庚申

答圖式練受服圖曰絞帶未詳今備要所論卽以卒哭受服之制爲之節論與用葛絰者無異豈容遲疑於其閒耶但絞帶亦用七升布則其練法或亦與衰裳同維在量處如何耳

問腰絰兩頭本末皆何義及其三重亦同存本之制耶伏乞明誨 李時春 癸亥

答所謂存本者豈謂散帶垂三尺之制耶士喪禮曰男子之道文多變也對婦人陰質初絞而言之然於練服旣無待三日絞之之義自無當行之節也如何

問喪禮備要小祥斬衰絞帶若用古禮腰絰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云不明言時制之如何若不用葛與布則只依初喪時絰帶之制而以練麻為之耶 閔叅萬 壬戌

答腰絰雖代以熟麻絞帶則恐當用布無疑

問裁之中衣斬而不緝後聞湖西之人無論斬衰皆緝中衣攷見備要則中衣即古深衣之制雖斬衰深衣亦以布緣邊云云既云緣邊則其緝可知且禮練後中衣黃裡縓緣則中衣之有緣亦可知矣今擬於練中衣改造之時綴緝其邊如何 全栽 辛未

答中衣古制明載備要湖中士人家亦通行之改製時

衰與行之恐當

問練去負版辟領衰問解一則曰已經溫公朱子之訂定遵而行之可也二曰從古禮不去未爲不可未知當何從而得禮之正不失從厚之意耶 李時春 辛酉

答負版辟領衰問解雖有兩說而備要以書儀爲主當從

問除服者先重者先除重者其義何也 李彥純 戊辰

答期而小祥哀情漸殺故先重後輕

問儀禮註丈夫首絰不變婦人麻帶不變男女絰帶變除之節如是不同何耶或說云男子重首婦

入重腰故也疑首者元也重首固宜重腰抑何義
成文憲己酉
答男子重首婦人重帶乃間傳文所以然者男女當異
用故也或亦上下陰陽之義
問屨家禮斬衰條下註用麁麻爲之而備要用菅
屨無則代以藁至小祥始用麻與家禮不同者何
耶世人皆着藁屨似出於備要裁家亦然今擬練
後絞帶用布腰絰用葛則屨亦用麻否或恐有駭
於人瞻否 金裁辛未
答俗制雖仍三年着藁鞋家禮備要既有明證則何可
一向從俗但曾見喪人着麻屨者其制類藁鞋不似僧

人所做麻屨之通用者此則恐當致詳也

問俗所謂深衣乃備要成服條下生布直領也既曰直領則當爲緝邊而俗制不然爲存斬衰之義而然耶且中衣衰裳皆練而獨於直領無幷練之文或於也禮有可據者耶 趙楷壬申

答備要成服條有中衣其下曰即古深衣雖斬衰亦以布緣邊又有生布直領其下曰出入所着雖非古制從俗亦可二者既非一物則俗人雖誤以直領爲深衣其實則乃中衣之稱也以此推之其不緝邊固當其不練者似亦以本出於俗制不復比列於正服冠絰之類耳茅不敢質言

問遭喪之初婦人服制用絰杖而其衣裳旣不着
大長之服又未成連衰之制只從俗苟簡不經心
竊病焉欲依禮改爲而亦有中改未安之說故不
敢改矣今當練變之際殊異乎無端而改之則仍
此改製未知如何 李時春辛酉

答婦人服亦曰練而改則非所謂中改未安者矣

問備要小祥條謂衣裳貧不能改備者依家禮仍
舊然則練之義安在其舊服亦可使練否家禮謂
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其亦以截其舊服而不使
改備之謂耶 同人

答貧不能改云者亦謂練其舊衣耳截長裙同

問今世俗止 從俗小祥有陳練服之文則其有變
除之節可知而揚氏之說如此未詳 鄭尚樸癸酉

答謂小祥以練布為冠去負版等非全受服故也

問變除時所服亦以白布笠云云 姜樸兄弟壬申

答云云 詳見變除条

問家親雖不在家練祭似不可踰月故今廿七將
欲行之祝文一款何以為之 李彥緯辛酉

答練祭主人雖不在家然祭不可廢似當用攝行之禮
即所謂使某代告者也

問十一月而練者祝詞亦云奄及小祥而至於初
朞祝亦當云奄及大祥十五月禫等祝亦皆從家

一 禮本祝而別無變文措語耶 梁得中 辛酉

答父在母喪爲妻練祥禫祝辭當一從備要李式禮意無可疑者至於再朞之祭只當以初忌處之牛溪先生亦曰再朞只是忌祭非祥祭也蓋今人以几筵終三年乃主於人情而非禮之正故耳

問小祥則用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此八字但用於小祥而不用於大祥禫祭耶至於大祥祝則曰如小祥之祝云爾則此八字皆用於大祥禫祭亦可如何如何 金南烈 癸酉

答小心畏忌等八字只用於小祥不可通用於祥禫諸祭蓋所謂如小祥之祝者指此八字外他語也

問喪家不得行小祥云云 鄭賁三

答云云 詳見國恤條

問今月二十六日即亡父初朞而五代祖忌祀亦在是日行禮之際所當先行忌祀次行祥事而夜刻甚短雖於子半行禮連行兩祀必致晏明將欲同時並行則廳事雖異一室之內吉凶未免相襲其在酌行之道何以則乃可得宜耶與其次第行禮以致晏時之患寧為各設廳事從容並行未知如何且念五更行祀既非禮意則子半將事似為太早而此則勢有所不得已者亦何以處之耶此等禮節並未有所考伏乞裁教幸甚 李浹 丙寅

答五更祭非禮之說雖出於張子然朱子居家行禮侵晨已行事畢則如時祭節日甚多固已涉於五更有若家禮質明行事之法矣況今夏節宵短大祭同日無可推移雖略倣公家行祀例差早始事使後祭之徹在於質明之時無不可者何必深拘於五更之說耶鄙見如此幸商量而處之

問父在母喪十三月撤几筵後晨昏展拜似合情禮未知如何 尹明祖 癸酉

答晨昏展拜一節備要雖以退溪說載於小祥條下然於問解則以朱子所謂三年內有常侍之義疑其難行恐當參酌未可徑行於父在母喪小祥之後也

問禮記曰父母之喪哭無時釋之曰小祥後哀至則哭此說有違於卒哭後哀至不哭之節哀至不哭乃後賢折衷耶 沈涓 乙酉

答凡哭無時有三重一是未殯哭不絶聲二是殯後在廬思憶則哭三是既練廬中哀至而哭也禮於虞後已曰朝一哭夕一哭而已乃反於練後復用初喪之制者何也蓋卒哭以後小祥以前猶有朝夕哭故節去無時之哭使以降殺於未葬而今既無此則又使孝子或一日或二日以至五日十日哀至便哭不爲忘親也其所節次極有精義

問小祥後雖止朝夕哭晨昏當展拜几筵此乃退

溪之說而沙溪收入於備要中然於問解則答以更詳之以亦可疑之端蓋朝夕哭無再拜者出於常侍几筵之義朝夕哭尚且不拜況既罷朝夕哭之後守虞後止朝夕奠卒哭後止哀至哭小祥後止朝夕哭乃殺哀之節也今既罷朝夕哭而又為晨拜則似非家禮本意未知如何 金載辛永

答此說曾已商量朱子嘗言孝子常侍几筵故不拜則至小祥後始行朝夕晨拜於几筵恐非禮意來喻得之

問虞練祥必於降神時止哭何義云云 朴鍾

答云云 詳見虞祭條

問夫為妻亦十一月而練則其服制亦有變除之

節否 李時春 辛酉

答夫為妻亦是三年之制則練祭變除恐與孝子無意異未知通行之規果何如耳

問齊衰之喪十一月練云云 李彥緯

答云云 詳見不杖期條

問小祥止朝夕哭朱夫子手註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人多錯看以為孝子朔望之外不復有可哭時節也不然夫子若指孝子則只當曰朔望會哭而已何必更添未除服四字耶凡三年之喪已小祥則為練了大祥則為禫何處只曰未除服耶故此謂親屬應服朞者以成服不時而有未除也若

夫命士既練而歸其朔與忌也哭于宗室古之禮也夫子之家禮不純用古於此別無可歸之文而止朝夕哭者正指卒哭章猶朝夕之哭則何為而者作上食之哭耶先儒不及亦破本文可疑 李萬挺丙寅

答不哭錯看之非不必深論而自著者矣上食不哭一段問解小祥條註之可考也

問家禮於小祥言止朝夕哭故潛庵先生家云云 金棅壬申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子婦喪似不禫練亦無耶 尹明相

答云云 詳見禫條

問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適子父在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云云 具時經

答云云 詳見不杖期答

詞侍生次豚出繼巳兄矣行練時宜有與諸同生一體練服之節而禫時冠服則亦當有異耶 全洪福 壬申

答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此出後之人於其所生父母只得爲期服與諸姪之於叔父母無異但有申心喪一節耳然則所生母練祭及禫祭出後子無可參之義當於大祥日 即初朞小祥 直受心喪之服而

巳

問出家女子應於小祥除喪服故無練服之節云

云 李彥綽

答云云 詳見不杖期條

問父歿卒哭後其月擇日行母小祥次月行大祥

及變服班祔等事一如父在時然則祥祭當何日

行之耶 梁處濟 戊辰

答練祥祭擇日當依禫祭例用或丁或亥

問朱子曰練祥之禮却當計日月實數為節但其

間忌日且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然則忌日略

設祭奠而待聞喪之日方行練祥之祭否但古者

練祥之祭並日行之而今人則只以忌日為重且禮曰祭不為除喪也練祥之祭本不為除喪而設則似當行祭於忌日而聞喪之日只可變除而已未知如何 李世璞丁卯

答禮經雖有並日之說其計日月實數云者乃朱子正論今何可棄此不用而從禮經並日之義耶

問罪惡窮天聞喪殆後二旬前頭練祥節次喪禮已有所論則固當遵依而行但所謂其間忌日別設祭奠云者此似歸重於變除之節而以為之祥耶但恐忌日與練日祭宜無輕重而設令有所輕重之殺則似當歸重於忌日祭而語類云云未知

何也盖我國重忌日而古人則有卜日練祥之禮故於此亦歸重於練故耶 李彥純壬申

答忌日練祭輕重之義來示似然第小記曰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集說曰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盖小祥則天道一變大祥則天道再變古者只重天時之變而不重其死日故小祥卜日而行之其理為然況所謂適子主祭之說原於曾子問過時不祭之義然則語類歸重於練祥者只是重天時而主宗子耳亦非為除喪而然也幸更加察

問備要小祥條引語類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又引大全答曾無疑曰在今練祥之禮却當

計日月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按此適子爲然庶子聞喪在後則變除之節亦計日月之數哭而行之不敢祭云耳哀家當依此禮行之練祭則當行於宗子成服之日初忌則似依朔朝設奠之儀而忌祀則例有告祝而大全原文中只言變除之節不論告祝之事未有考據而作爲告祝似涉未安祭時無祝亦涉欠缺何以則合於情禮而若爲告祝則當何措辭祥禫時變除之節祭奠告祝之儀亦何以爲之耶 尹世紀癸酉

答小祥退行於適子成服之日祀忌日又別設祭奠若

皆準禮行之則似無他疑惟別奠時告辭似不可闕當曰今日當行小祥曰孫子某成服最後勢將退行敢告蓋家禮祝重而告輕祝則具年月首尾別有措辭告則只直告其事無他辭故也然則後日再忌雖行祭奠而無告辭至始退行小祥大祥時祝辭惟當全用備要之文無所加減也

問罪人家變除前者既承指敎之欲以宗子成服日行小祥矣昨見權持平尚夏謄送尤丈所論如是大抵變除一節只以答曾無疑一書爲可據尤丈答或人之問如此詳閱備要答曾無疑條下有庶子聞喪在後等語則亦似以聞喪日行之告辭

一依下教爲之而成服二字改以聞喪變除亦以聞喪日行之乎練期只隔二宵似難如意往復伏望細審賜教幸甚幸甚○問凡人旣死之後始爲立後則其子當以啓下公文來到之日爲聞訃之日而後四日當爲成服矣然則練祥之祭當從聞訃日計之乎從成服日計之乎以朱子答曾無疑說觀之則當從成服日計之矣未知何如答朱子答曾無疑說似有曲折以成服太晚之說觀之則疑無疑於日月久後始爲成服而中間難以指的其日爲聞訃之日矣故不得已而以成服爲節矣今此夆煌之事則已異於是盖旣以公文來到之

日為聞訃之日則凡人練祥皆從聞訃日計之矣

此何獨不然假如親喪在正月聞訃在二月二十八九日聞成服在三月之初則當從二月計之而至來年二月行練事當從三月計之而至來年三月行之乎以是推之則處此無難矣

○同人

答示喻尤丈答人問辭意謹悉第大全所謂於禮聞訃便合成服者非謂聞訃之日即為成服也乃謂聞訃時旋當於第四日成服之意也然則遠近間已有聞訃之日矣何不令於此日行練祥兩祭而反令行祭於大晩成服之日耶蓋古禮卜日而行練祥家禮乃於忌日行祭今之欲於聞訃之日行練祥亦將以聞訃日比擬於忌日而行祭也其意固有所在但此既非家禮元定忌

日又非朱子酌定成服之日只以無明文之聞訃日爲主未知如何此區區所未能明決處然亦何可以陋見爲拘乎唯在哀詳察量處之耳

問父之小祥與母之卒哭相値云云 梁處淸 戊辰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問喪出於上年三月初六日而伊時嫡子適在他處翌日初七始爲聞訃小祥變除之節奉稟於尤齋則答以語類所謂先滿者先除云者似當計月而不計日蓋古者祥祀卜日而行之祥日雖在月晦所卜之日未必在月晦此可見不計日也遣發聞訃同在一月之內則當於祥日變除不必待聞

訃之日云禮意果如此耶人子情理雖一日之間
經先變除有所不忍而大全既曰當計日月實數
爲節其間忌日別設祭奠云則設行茶禮於祥日
及其聞訃之日備禮行祀仍爲變除似亦不無所
據而但國俗重忌必於忌日行祀今以喪人後除
之故退行祥祭於他日實有未安於實情者故欲
於祥日備禮行祭及其聞訃之日設奠變除此雖
非禮文本意或不至於大悖耶恭俟批誨 辛酉 全載海
答示及禮疑豈敢輕對第嘗以朱子答曾無疑書爲可
準用而無所妨礙若其行正祭於忌日而待變除時設
奠與此實相違反未知其果何如也語類所謂先爲先

除云者似亦指近禮練祥而恐非關涉於古制矣膂易
无慊

問云云 己未

答未行練祥禫而先行變除求之人情似涉逕庭然朱
子所謂親喪兄弟先滿先除云者實以或兄或弟而言
恐是定論不敢不從矣盖在家諸子當除服者練祥則
固以忌日行除而禫則亦當用自喪二十七月之丁亥
可也但雖受吉嫡子未過練祥之前則服色等節略依
心制規模以俟其大期未知如何

問里有遭親喪者兄弟三人各在他所成服有先
後以祥練變除之節問於挺挺者得先滿先除固

有明文但令長子之聞喪最在後則庶子不敢祭而獨除其服亦似未安故告以卜日行練而兄弟同時變除矣然此其為先後皆在同月之內而又皆後於祥日故也 李萬挺 丙寅

答先滿後除者禮也同時變除者情也固當以禮為正然古禮小祥必卜日而祭今雖退期同除恐無大妨來示當矣

問人家喪出之日乃二十四云云 循酬書二是

答云云 詳見奉喪条

問有人去歲正月二十四日遭父喪長子一人方在千里之外二月初六日聞訃練祥禮以遭喪之

日行之耳以長子聞訃之日行之耳備要曰親喪兄弟先聞者先除後聞者後除以此接之則必有先後而兄弟中或脫或着不駭於俗耶廿四日祭時祝辭如何初六日祭時祝辭亦如何 俞議庚午

答衆子在家長子在外成服有先後及至大小祥卽計長子成服之日行之者已有朱子定論惟其諸弟在家者之服若以先聞先除之說觀之似當於第一忌行別奠之日爲變除大祥倣此矣不行練祥而先除喪服情理誠不安然喪服小記既有祭不爲除喪之說亦非如長子主祭者之體大難行則義不得不然也蓋先聞後聞之說恐是通長衆而言若衆子亦必過練祥而除則

先儒必有申論於此矣但未知今人所行者果如何耳
第一忌別奠時當以長子服未滿不得行練之意措辭
告之到追行練祭日直用小祥祝文為可
問朱子曰親喪先滿先除後滿後除又曰當計日
月實數為節此謂在外奔喪成服有先後者也先
妣之喪仲弟在道奔哭喪出翌日到家故與在家
兄弟不同成服差一日成服矣今於練祥之日當
計日數亦將差一日脫服耶雖不得一時成服成
服既在一月之內則到今一時脫服抑或無妨耶
三年之內皆所以像生時則今於練祥之禮皆為
先君變除之期矣當其行事之日或有告辭之節

耶家禮亦無現出可據之端參酌情禮指教如何

姜撰兄弟壬申

答此禮所爭在於一日之差揆以人情似當同時而除然非但朱子先滿先除後滿後除之文甚明雜記又有大功以上必滿日數而後成服之說以此推之服之成也既已異日則其除也恐無必當同日之義愚意異日者爲是告祝一款所示殊得禮意已具其說於第二條下矣如何如何

問十一月行練之意已聞命矣將欲於今月卜日行之近者愚伏集則與前來教大相不同故別紙書上而喪服疏義若是其明白通典徐廣之說又

復如彼吳氏乃曲引賀氏祖已代重之說欲推之於母喪者固所難曉而愚伏所答又如此者何耶借曰賀氏祖已猶周之說爲不足據而推之則喪服疏說黃勉齋受朱子指而著之於經爲萬世法者如靑天白日捨此而他求則不幾於委巷之禮耶且本疏所言乃父喪中遭母喪之謂耳父先已而遭母喪者尙不得伸服則況如櫟峯者先君在世服已母朞服者至於數十日比之父喪中遭母喪者尤有間焉到今伸服三年則殊非不忍變之義以此言之其爲壓降之禮明白無疑而愚伏先生平生從事於禮經豈於此等大禮有未及究而

其言乃如此未知亦有所據而然耶 同人

答禮經立制本以天理人情參酌而定之此所以爲萬世通行之道也然禮制一定而人情事理漸多故或有古禮今禮之異又有禮宜從厚之說今以通解續父卒則爲母疏義參以通典寧可以父已而變之之文其於哀家所遺恐無可疑矣玆承垂示愚伏答問一款不勝瞿然之至當時亦知沙溪問解中引杜說之意不無遲疑者竊謂此雖出於所謂後世人情從厚之類然比之禮經通典等義當有輕重之辨故不敢并擧而爲說矣今愚伏之見又如此似難輕議抑無乃二賢所論自爲今禮之可行者耶亦難膠守一說惟乞哀侍勿以鄙

滯爲拘盖加慱詢而審處之庶盡追孝之理千萬至仰
問前年先考喪出之日罪人與弟三弟方在死生
關頭朝暮待天而且在異室故家叔不忍通訃於
其中待其稍尋生道過數月然後始通故喪出於
十二月二十四日而受服在於明年三月十四日
矣到今初朞之日依朱子後篇者後除之文罪人
與弟三弟皆不得服練然罪人旣是宗子而不可
行吉祭則支子又不可以主祭故不敢以祥禮行
之亦依朱子所論其間忌日畧設祭奠之說祝辭
書以初朞畧變祥祝而用之朝夕哭亦不敢廢欲
計罪人受服之時擇日而行小祥未知此果不悖

於先王之禮耶且明年再朞之日似當輟几筵入廟而罪人既不服服則衆子亦不敢主其事雖過再朞之後仍奉几筵不廢上食直待罪人服蒲之日然後乃爲輟筵耶伏乞一一亟教之

答承諭以宗子主祭之故退行練祥於受服之日者其禮原於曾子問註疏成於朱子答曾無疑書哀家所行正得其義雖於再朞之時恐無異同也如何如何蓋以喪服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及通典司馬操論爲人後者更制三年等說推之皆可爲變禮之旁照無甚疑貳是固與本喪二十五月之期不無參差而亦無他道愈此者矣第禮意精微既難的知人見各異每多辨

訟之端以此不敢質言幸乞更加博詢而處之也

問云云 徐宗積

答書示疑節云云 詳見喪中行祭條

問母喪未及練而又遭父喪則卒哭前廢祭例也

云云 梁處齊

答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問伯母小祥只隔數日遭先丙喪非但此喪於伯母所後婦為本生舅也又係同爨故據禮不敢行事於葬前未知其亦合於今否若擇日追行則其祝辭當并告其由否孤哀之服當除於斯而以此不得除其除之之節當何如也若除於追祭時則

釋斬服期時其承衰之服當著何衣除期之後亦
着何服而畢事耶 李時春壬戌

答同宮之人雖臣妾之喪必葬而後祭乃禮家說也只
當於葬後擇日而行之臨時預告其由似亦無妨惟哀
侍除服之節有難追遂者既過小祥之月而更欲追除
則是以期服而引之也如嫡子聞訃者必爲退行正祭
而其餘服人並於初期日除服乃是通例鄙意與此無
少異同苐其次月哭除之節終有所不得自致則是又
過時不祭之類耳如何如何

答具子受 愚齋 書 壬申

服期以成服日爲準乃朱先生說耳

答金直卿 幹 仲固栽書 甲寅

垂示服制雖非正服衰経之類似當以改易者為正葢聞京中人士多曰事勢固有不能盡其義者矣

答柳道卿 貴三 書 戊辰

喪三年之祭來祭者可於練祥前夕預拜几筵若直祭祭則似不與孝子異同也

答尹魯西 宣擧 書

季父家練祭一節曾考問解祖父母喪中父已云云 詳見並有喪条

答趙士咸 得重 書 辛亥

示及變除之節當初既已追服則雖數三日間惟計其

實數之如何而行之方合於朱子之旨或進或退恐涉非宜練後朔望會哭問解所謂稅服者亦在其中者必指期功以下而言也練服再製固是無疑而來說殺本等衰有據以此準行尤為得之也

答李汝九 箕疇 書

所詢變禮以愚之昧昧何敢妄對而使人服行也蓋此喪雖出於外處距練日尚隔多日恐無殯斂不及其前之理若地甚遠勢甚艱則父母喪中子死成服前當廢朝夕上食此沙溪問解中說也揆以情禮實為的當朝夕上食猶不得行況於練日行祀乎如此則只有殯後行練一路自無喪人未參祭服人先脫服之疑矣鄙見

如此

答李壽翁 世龜 書

大喪卒哭内不敢行士大夫大小祥祭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成汝望 世柱 書

示喻疑禮旣曰父在母喪遭祖母喪則主喪者乃父也非子也所教練月云云 詳見並有喪條

答徵之 泰徵 姪書 甲辰

公事已判下否結末若在練前則何幸何幸此禮古無所据曾子問雖有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爲大夫者攝主之文此則非此之謂也不可用也獨大夫士爲私喪可以除矣而有君服者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註曰謂

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又朱子答曾無疑曰令兄喪期當時自是成服太晩然在今日練祥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為節但其間忌日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備要註曰按此適子為然只此二條似可旁照蓋適子主祭練祥又是喪祭之大者今適子不在而欲行小祥是將以誰為主禮所不得行者然寡聞何足為準惟在博詢酌處之如何也

答閔揚湖業書癸巳

卒哭之經去麻受葛精粗自別蓋古者用葛在詩既言為絺為綌記禮者又譏其綌衰非古則其治之若精可

以代麻不須多言苐今俗所用麤皮之外更無別法為異爾然韓公濩亦已慮此以麻與葛別無精粗差等為問牛溪答曰麻者生麻葛者俗稱青忽致是也以此觀之則精粗可知又考西厓居憂時與趙月川論此其言曰葛治之精鍊則可為絺綌况於作帶乎不患其麤而無殺但今人不用以為疑耳嘗見今世有好事者夏間採之以刀削去其皮略如治麻之制編之為馬韀潔白如雪以此知葛之可用將此兩說參看且揆諸心葛體本柔滑加以剥皮細析自然凈白不必熟治漚潔而後乃可為用以此為經恐無名實不相副之患未知如何若如沙溪說但用麤皮必不成經或者葛去其皮視麻

太為柔滑淨白故欲必連麁用之歟絞帶用生之說從以問解小註功衰儀禮本不言練又無後儒之證如衰裳之於張朱故定為此說今着喪服圖式絞帶升數毎與冠同而視衰裳加等升數既如此則其生熟似無所異禮雖不言或可準用也

大祥

問備要虞祭祝文式謂小喪則夜處下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只用於小祥耶大祥與禫可以通用耶 李時春甲子

答家禮小祥祝辭自有其義今何可添入於祥禫耶

問十一月而練者祝辭亦云奄及小祥而至於初

朞祝亦當云奄及大祥云云 梁得中

答云云 詳見小祥条

問練祥之禮計月日實數既聞命矣但當初不得考曾無疑問答全文只有備要小祥下抄出之語而無成服二字故其計日月實數爲節云者誤以爲自聞喪之日至今計數爲節之意而前日疑目只以此語仰稟下敎之中亦無成服爲節之答故前年以聞喪之日行練祭矣今承下敎始知大全本文月日實數之上有計成服之日不勝瞿然之至前日之失不可復追似不可曰犢踵訛更誤於後祥祭則欲依下敎計成服日實數行禮未知得

無前後揑抏之嫌否 李世璞 戊辰

答練祭之以成服爲節前雖未行今旣覺之恐其當從朱子定論而已盖如此則練祭固未及禮而喪期猶可以準其實數矣

問祥祭以成服爲節則忌日雖已過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朝夕上食條

問朱子嘗言今人不免墨衰出入則墨衰是出入之服垂脚黲紗幞頭以下比墨衰不啻懸絶而以爲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何耶無乃温公與朱子時俗尚不同而然耶 鄭尚璞 癸酉

答似然

問禮記曰祭服獘之則焚之横渠先生曰喪服必於除日散諸貧者或守墓者可也今人焚埋又似惡喪服喪服亦人所用則埋之雖不可而焚乃取陽之義也祭服喪服何有焚與不焚之異若散之貧者則是反褻其服與其褻之也孰若焚之之為愈 沈侃己酉

答喪祭兩服焚散之義横渠之說備矣具見疑禮問解中大抵俗情視喪服與祭服無異故以此為嫌然殊不知散諸貧者初非所以褻之而其末流之或褻亦無如之何矣蓋本非如祭服可敬者也

問綾州居沮爲亡母服大祥前遭其長兄之喪以

其殯在同宮不得行祥祀矣考諸疑禮問解則承重孫祖父母祥禮時遇其母喪條其諸父一有告辭行之之文一有爲位哭除之文以此觀之則爲亨似當告辭行之何以則不失禮意歟行之之行字未知行祭之謂耶只行其哭除之節云耶且喪兄之月可以追行祥祭否抑或逾月而卜行耶若行於逾月之後則禫事之行當在於何月耶且長兄異居而死殯不同宮則雖葬前可行祥祀而葬宗子之外不得主祀則此祭誰可行之歟敢此稟達 梁得中癸酉

答問解喪中不禫兩條雖不同觀其註辭則當以答宋

問春問爲正行字之意非所可論也禮雖臣妾之喪若同宮則必葬而後祭何得祥祭於葬前乎祥雖退行於後月禫則自當本月行之以其退祥是變禮不宜以與而更退禫月也如何無論葬前葬後必嫡孫申心喪主祭餘人不可行也

問大祥冠服皆素而世俗於網巾獨用吉者何據沙溪曰以白黑麤鬆雜造用之白布則駭俗退溪亦以淡黑布爲駭俗孤哀之意以爲白黑鬆雜造者似苟簡而尤駭異恐不若白布或淡黑布之用未知如何 李時春甲子

答白布之制行亦無甚害但諸賢持難之意尤當畧

處耳

問祥後省墓時亦哭拜否 金栽 壬申

答此則恐無所妨盖禫猶哭而行事故也

問禮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云云 沈晛 己酉

答云云 詳見禫条

與閔楊湖業書 癸巳

曾蒙諭意其在大祥時變服之節襍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於承重祖母宜無異義且沙溪答姜慱士問已有定論此不須疑而但審貴亂追服在喪月十數日後若揆以朱子答曾無疑之說似有少斟酌是則鄙人頃於南友

二星問金修撰始振家事有一不腆文字與此自異而其中月日實數一節亦頗相關玆以仰呈幸望垂察也蓋古禮練祥只就死者期月之中假吉卜筮進退行祭至家禮始定於死之期日其意必有所在則日數之說竊恐後世亦不可廢也昔年崔友碩儒昆弟亦有此事初於練祭用愼齋之言退之及至大祥以同春宋公之意定行於期日而乃金修撰則終以許持平所定行兩祥於成服之日又不擇丁亥蓋宋公說謂古禮以月數爲練祥未聞有計日者且既於其月之內假卜以決固有未及期日而祭焉者不可引而伸之云未知宋公不記朱子之說而然雖或有記亦以不能無可疑之故

乃敢為此耶俱未可知也大抵彼說專以古禮論之亦自有據然朱子於家禮既改定練祥其當計月日實數更有明文如此世之識禮君子必有究其極而得其意者茲敢冒告以俟左右之財擇

與閔楊湖書 癸巳

今日乃僉知大父之再朞也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李佐郎 恒 書 辛亥

示意謹領第尋常禮疑猶難曉然況於此乎若曰大祥已脫衰則未知今所持者果禫服耶先禫服而後祥祭固為失矣廢祥祭而行禫事尤無可據不得已預告前者倉皇不祭之由於几筵而卜日行祭其或稍勝耶蓋

二祥禮重非如禫事之過時不祭故也如何如何然此所謂無於禮之禮不敢質言須使其家更加博詢而處之爲如

答趙公舉 師錫 書

今以昨詢歸考愼齋說所謂心本非服何變除之有者正得其義云云 詳見變除條

答成子章 文憲 書

今室服制當於祥日除之何待禫盡

答金直卿 榦 書

下示祥祭卜日非如尋常除服之制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趙聖登 泰東 書 壬戌

示喻追後者練祥之禮禮經無所著唯通典司馬之論
乃以受服三年為主問解從而是之舍此誠無他道矣
但不言几筵亦隨服而終三年與否此殊可疑然凡喪
練祥禫大祭必以長子主祭者為準故兄弟在家行喪
而主祭者在外追服之節不以死者忌日為練祥而反
以追服者成服之日行之其大體可見也禮有正文有
旁照不得正文則只以旁照推之以此愚意欲處此禮
則不得不以右兩條通考而酌行之而已第念傷虎之
人尤難自信所以有前日審處之請矣如何如何

答申參奉銈書

所喻變禮豈敢質言唯嘗習聞其或引喪故不得已追

行大祥於禫月云云 詳見禫祭

答金斯百 錫胄 書 戊申

祥禫變除殊係疑禮實難臆斷求之曾所考檢之地亦未見有的論者未知何以爲處也第宋先生答曾無疑書云當時自是成服太晩然在今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當語類又云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詳此二說似皆以成服實數爲准然則或用聞喪及到喪次除服者恐是不考乎此之過也且受禫之日揆以人情似當略設祭奠家禮奔喪成服條別無設祭之文況於除服其可杜撰爲非禮之禮乎至如曾子問所論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鄭氏

云謂主人支子則否此義益嚴似當旁照於今日鄙意設位哭除之外恐無他義也

答沈士磬俔書

示諭祥祭宗中亦或有直行者或有略行奠禮於其日而追用卜日云云 詳見國恤条

答朴一和尚淳書應辰

所詢祥祭事曾以禮記與退栗二先生說相參云云 詳見國恤条

答崔汝和錫昌書

祥祭一節高明所執旣與他人有異云云 詳見國恤条

福

問中月而禫 成文憲 己酉

答中字本如詩之中林中逵皆謂林之中逵之中此亦猶言其月之中也今從鄭註間字之義

問雜記曰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是父在爲母爲妻者而以此觀之則祥禫相去爲間一月也鄭氏之說亦有所據而朱子温公皆亦鄭氏而是王肅者何也 鄭尚樸 癸酉

答士虞禮中月而禫乃周公禮經雜記是後出傳義朱子初意蓋欲主禮經也

問三年喪祥禫註皆曰不計閏今俗禫祭有計閏者是乎 李東耆 壬戌

答禫祭時計閏有張子說甚明

問三年喪禫祀家禮不計閏而今皆計閏者何耶　同人癸酉

答祥禫之間禮當計閏月以爲祭所喻未詳蓋以年數則不計閏以月數則計閏乃横渠說祥禫間乃以月數者也

問云云　李青山之濂癸卯

答閏月之義更考閏解范甯所云乃本穀梁傳註而胡氏改正其說如此揆以義理又無所窒礙然則用正月朔望例行正祭似當

問云云　同人

答十月而成笙歌今考通解續鄭註曰踰月且異旬也謹按特牲饋食禮卜日法大夫以上若孟月祭則於前月下旬筮來月之上旬不吉更卜中旬中旬不吉又筮下旬士於當祭之月上旬卜日不吉更於上旬外筮中旬即所謂遠日旬之外日也蓋行祥既先令以下旬之日則成笙歌之時正在明月之初亦合於踰月則其善之義恐無可疑

問踰月則其善也此所謂踰月似與下文從月同而與治葬章越一月不同如何既曰踰月則善而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何也 柳貴三庚午

答古者禫祭行於大祥月內故又曰是月禫徙月樂與

踰月奚不同者文同而意異也彈琴笙歌非正樂故孔子行之

問孔子十日成笙歌子見朝祥暮歌者曰踰月則善矣安有十日而成笙歌耶此必記之者誤矣李彥純戊戌

荅鄭詳曰踰月且異旬也蓋喪事卜先遠日如祥月二十一日行大祥則到來月初一日為踰月異旬也此所謂十日成笙歌者與踰月則其善之意同但猶在未禫之前有不可知者通解中月而禫疏曰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

必待二十八月然則禫祭之前猶可用省樂忌哀方無疑惑矣

問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此云既祥蓋指禫後而言歟此等文以辭害意處也伏望詳教 沈倪己酉

答成笙歌一段舊所聽瑩今更詳之若以王肅說則二十五月下旬行祥祥又即行禫設十日成笙歌而無所碍也若以鄭註則二十五月下旬行祥待踰月異旬而成笙歌二十七月始行禫又待踰月而奏八音之樂蓋笙歌非正樂故猶可於禫前為之云也溫公朱子以王說為是而勉齋續通解續并存兩家所難以備學者參

考蓋非定論也然王說於中月禫是月吉祭之義殊未通快且祥之日皷素琴及五日彈琴與笙歌不甚遠則恐鄭終似稍長耳然此旣係先儒未定之論不敢妄輒俟後詳訂計也

問祥後間月而禫禮也而曰是月禫又重以樂此未知如何馬氏註三年喪則其月同者其義云何 李彥純 戊辰

答王肅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禫亦在月中鄭玄云二十五月而祥又間一月而禫馬氏所謂其月同者卽王氏之說也樂見上文十日成笙歌條

問大祥章陳禫服註司馬溫公曰丈夫黲紗幞頭

黲布衫布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云云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何義歟古人居喪者葬後出入之服染墨用之此所謂假以出謁者耶 羅斗甲乙丑

答所謂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卽指上文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角帶而言非謂古之墨衰也輯覽曰未大祥之間只於出謁之時着之至於大祥始常服也此說恐然

問朱子嘗言今人不免墨衰出入云云 鄭尙樸

答云云 詳見大祥條

問祥後服色家禮用黲而我東之俗通用白巾好禮之家一遵家禮巾服皆用黲色則庶有復古之漸如何如何 金載壬申

答黲要訣云淺青黑即今之玉色禫服之定為白布笠衣之制已久黲色雖曰古禮恐難遽用也如何如何

問禫祭條為毋心喪者白布直領黲布笠黲即墨色而今人多用草笠何者為是耶 李彥緯辛酉

答黲要訣云淺青黑色今又再變而為淺黑色矣然恐用草笠者為勝

問祥後網巾沙溪以為當用黑白粗騣之雜造者然似駭俗見如何如何 金哉

答黑白騣雜造之說愚亦嘗疑之亦難猝然造得恐亦依笠衣白細布為之不然則用時俗騣造者而飾以白布亦無大害也

問以嫡孫之故不行禫祭則其叔父當何時而除服耶問解有設位哭除之教有告辭行之之文當從何說耶若設位哭除則至當禫之期先以禫服哭於考位而易吉服以哭更以禫服哭於妣位而易吉服以哭之耶若告辭行之則其禮亦如何也

李向炎申

答問解兩說有主情主禮之辨然喪祭以承重為主則恐所謂設位哭除者為是也周禮偕喪者必異几筵異几筵則其祥禫亦當異日如欲行之待父禫期先設位哭除而後值母禫亦如之始合於禮

問父在母喪者十五月而禫禫而服吉服然禮許

心喪三年以申私情故其服色不敢純吉待再朞之祭然後乃服吉服也然再朞之祭無易服之節忌辰之日又不可服純吉之服純吉之服當在何時耶若於忌祭之後卽服純吉有以無嫌如何如何 李志達 己巳

答所謂十五月而禫禫而服吉服者指心喪服色而言也至於純吉之服只當於再朞後吉祭時著而行之其前恐無可著節目矣

問疑禮問解曰父喪中不可祭祖母禫諸叔父告辭行之可也云云嫡孫旣不得行禫而諸叔父行之則其祭似當稍殺其禮單獻無祝以存支子不

敢備禮之意爲是未知如何抑或祝用支子名而三獻侑食皆如正祭無嫌耶吉祭既不得行則考妣位合櫝一節亦當俟嫡孫父喪畢後行之耶凡忌祭時並祭考妣自是時俗通行之禮而未合櫝之前或值忌日則考妣位奉出正寢而並祭之似不當以未合櫝爲拘如何 權益文 癸酉

答示喻變節問解書有兩條一則答白江問一則答同春問白江答下註云上文答宋某條與此似不同當參考愚嘗以此答人問以爲兩答中所謂設位哭除者終是正當蓋無長孫而諸叔父獨行大祭禮節殊異恐或未安故耳如何如何其忌祭未合櫝前亦似不可並祭

矣鄙見如此唯在博詢處之也

問云云 呂光周癸丙

答示意謹悉疑禮問解雖有喪中不可行禫與吉祭之說此則以方有斬齊正服者而言也今左右所持乃心喪凡所謂心有哀戚之情而身無衰麻之服者也如此以此而不得行祖父三年之終祭承重改題之吉祭則是殆以輕哀而廢重禮不待按證而明矣唯當祭不著純吉之服從事不行受胙之節猶不至為自同於平常之人也鄙見如此第增悚仄

問練祥時兄弟先滿先除後滿後除既是朱子定論故罪家練祥變除之日遵用此例矣至於禫時

在家兄弟用丁日亦當先行變除既蒙盛教則不必更煩而但伯兄禫期未滿則在家諸弟變除之日伯兄不可同祭其祭祝辭何以爲之或曰練祥兩節則嫡子追服之期雖未滿限在家兄弟用忌日式行祭變除可也而至於禫時則與練祥節次不同在家諸弟不同爲私變除別設祭禮且不可用祝辭云此說如何愚意禮雖無除服之祭而在家諸弟旣計滿限先行變除則揆之人情不可無祭是日只設單獻不讀祝於禮於情似乎得宜未知如何伏乞詳賜指教俾無遺憾 鄭謙己未

答所喻禫時先除設祭之議謹聞命矣弟嫡子追服行

禫之期未至而在家兄弟只為己之先行變除別設祭奠似非禮意當以或者之說為正未知如何抑有一焉曲禮卜日條有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之文註云喪事謂葬與二祥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以此推之禫雖吉事嫡子尚在練服之中而大祭未至其哭除之節退用下旬之日以伸情理恐或得宜唯乞僉哀博詢而審處之

問高盖之来問有一人以瘧患未行禫祭到今追行如何尚樸答曰過時不祭禮有明文盖之曰然則脫白笠時節目如何答曰當哭而除之未知如何 鄭尚樸壬申

答得之

問過時不禫已有據矣若於父母禫月遭妻喪則祭固不可行也而與並有喪不可行禫及父母喪中不可行祖禫者有異其除服著吉在何日而除服之時亦只設位哭除耶 李之老 壬子

答妻喪及父母喪只有尊卑大小之等而已若果不可行禫則哭除節目亦未見其有異

問婦於姑喪中遭本親喪而夫在則姑祭與一否非所疑矣若夫已無他主人而身當其室則其姑禫祀如何 李時春 癸亥

答其夫雖亡姑之禫由婦而設則只當依禮行之而已

問禫與吉祭不可行於父喪中祔廟遞遷之禮何以為之耶 李河 戊申

答禫祭當以過時不禫處之吉祔則當待喪畢難容他義

問子婦喪似不禫練亦無耶 尹朋相 癸酉

答禮雖有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之文至於十一月而練則恐不可目此盡廢之如何況舅之於婦所主者只祔祭其餘使其夫主之者乎

問綾州居梁禹亨云云 梁得中 癸酉

答祥雖退行於後月禫則自當本月行之云云 詳見大祥條

答閔楊湖業書 癸巳

行禫之事經無可據只問解中有兩說其於父母喪內承重者不行祖與祖母禫則同而一云諸父設位哭除一云告辭行祭爲不同未知果孰可據而行也愚以謂此蓋出於凶時不忍行吉禮之意然今日所居喪服乃至不杖期之經而所變吉服亦不過暫白其衣冠而已以此觀之承重者行祭似不至大妨但禮本爲終始必行而非可造次遷易者也若乃平日居喪值禫便不當以言意借吉服而行此祭其理甚明則到今或恐難以爲準耳幸乞酌處如何

答閔楊湖書 癸巳

禫祭傳重爲重不可不行之說亦於鄙見所嘗主之者

也及考泌溪凶時不可行吉禮之言而後始以為服雖異而情固同似未合遷變吉常之服而又非為必忽承繼之嚴其所疑而未決蓋亦此矣今諸說皆以傳重為重此則大統所係而亦鄙見所嘗主之者何敢更以為執乎此乃所謂以義裁恩以禮處情者據而行之恐不至有妨然其一切降殺不顧孺慕之私心却行平安之大宗豈非以此眼輕彼傳重果以為斷案耶然而反於吉適遷祔之禮乃反以所生之喪而使諸父主祭則是於未嘗持以有喪之意其前後蓋已不相坐而又何以能與乎祖統為重之義耶鄙見及此不識尊意何所左右謹以布聞

答元仲擧萬里書 丙夕

詢及禫節人家所多遺曾亦揣論之矣最是退沙二賢說似可爲准而然退溪則恐未詳考禮經沙溪則設位哭除告辭行祭兩段中前說爲是蓋儀禮通解續喪服變除久不葬條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註曰再祭練祥也已祥則除不禫問解所引語類朱子之說者亦只論此段如註說耳若以本疏哀情已極故不禫之意觀之似與今日不同蓋禮無正文則必用旁照此乃當用沙溪前說之意也又喪變禮並有喪條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註曰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曰適子主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以此觀之今雖葬後所主其

祭者不在則誰當行此禮者適孫居憂諸父尚不得行禫況於此乎然則畢竟推禮經朱子之說依沙溪之定論哭而除之此外恐無他道理

答金斯百 錫胄 書

祥禫變除殊係疑禮實難臆斷云云 詳見大祥條

答趙聖登 泰東 書 壬戌

甲婦女何事三周之說司馬操已言之若又以問解說位除禫之意參之則恐亦無甚難行也

答趙聖登書 癸丑

逾月無禫之說固出於三年而葬者必再祭之意然此本為全過喪期者而言若其喪出未久而追服者則恐

無曰此不禫之理故開元禮亦曰未再周喪者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其義殊極明白矣至如季姪禫日只當哭而除之安有支子而設兩禫者哉

答中叅奉 銓書 壬申

所喻變禮豈敢質言唯嘗習聞其或引喪故不得已追行大祥於禫月則更無行禫之義矣鄙意行祥未禫固爲孝子無窮之痛苟已準禮不行禫祭則義當於祥祭時始着麤草笠 或淡黑布笠 白布直領淡黑布帶以行之俟後仲月正祭時 繼禰家雖無遞遷之禮猶行時祭 始着純吉之服方似有據 此乃世俗衰心喪之服禫服之外惟此可依行故也 雖退行於後月恐今無所異矣至如所喻俗禮於祥後或間一日及中下丁

行禫即吉者既違不再禫之禮又失中月而禫之文進退恐益難安不敢妄有奉對也唯乞博詢而量處之以重變節也

答崔汝和錫鼎書甲子

示喩行禫事於前日書辭徒復時似有禫月未盡可容並祭之意故不免略及於賢從矣玆承反復極用愧歎當時蒙敎不以爲異者亦以王肅之義本爲宋先生所取其於追孝處變之節猶可通用故耳今詳盛意曲折較更明允恐無可疑盖卜禫之制既先近日則自已過期了無從厚伸情之地矣而況王鄭二家禮所主不同尤難交互償那於一體祥禫之際者正如朱先生所論

祔祭殷周之說矣如何如何

答金士直 㮽書 甲子

示行禫之疑昨者崔哀汝和書至反復頗詳只是中月而禫王肅鄭玄說本自不同今之喪禮自初虞至祥禫皆從鄭氏而獨於此節從王氏者正犯朱夫子論祔祭殷周之戒已以勿行答之矣

答沈明仲 世熙 書

示喻禫祭當時思量謹以曾子問註疏自依行親之說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弼純孫書 壬申

吉祭不行於喪中禮之大分也問解雖有告辭設位兩

說兩註中似亦已以答同春問爲是然則今之禮哭除之外更無他法誠以主禮之人既不能行祭則婦人雖曰尊行無獨行禫事之義故也如何如何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十四

七

南雍禮疏